

學仕遺規補編目錄

學仕遺規補編四卷

〔清〕陳弘謀輯

清光緒十九年振華堂五種遺規本

卷一

蔡雲怡儲積議

卷二

蔡雲怡約保法

卷三

陳容駟仕學一貫錄鈔

卷四

策略集鈔

學仕遺規補編

目錄

學仕遺規補編卷一

桂林陳宏謀榕門輯

子鍾珂
姪鍾珠
孫蘭森同編校

蔡雲怡儲積議名懋德字維立號雲怡江蘇昆山人明萬曆進士官至山西巡撫聞賊起

殉難謚忠襄

謹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民不可一日無養歲難保其不荒籌養於既荒之後其勢逆而難偏籌養於未

荒之先其勢順而易周惟荒有大小廣狹不同其儲

積糴借有難以一法繩者蔡忠襄公於浙江有勸糴

學仕遺規補編

卷一 儲積議

一

分糴之條有分約立社之條遵循朱子成法而變通

之且於勸輸積糴之中寓緩急任卹之教揆之近時情勢確乎可見之施行如此言學乃實學也如此言政乃實政也有養民之責者其究心焉

一典鋪積米平糴 浙省城鄉典鋪約有一百七十餘鋪前撫勸糴大鋪三百石小鋪百餘石大小約每鋪二百餘石是百七十餘典積米三萬餘石殷實之民尤不止此糴米之時給以官批令赴遠處產米地方販米務期實數報官毋客偽指因倉空申帳簿臨期仍糴於市河反高米價

發糴之時或聽典鋪自賣或分散各里牙鋪轉賣悉照時價庶無挨擠打搶之害蓋打搶諸弊皆繇官糴微利於是
有衙役暗糴游棍強糴奸牙轉糴甚有典鋪虛報米數僱
惰勇悍多糴貴糴以至各行作手藉口糴米攘臂爭先乘
機打搶若懦弱貧民伺候竟日挨擠不前徒廢生業竟不
得顆粒歸者此官糴所爲利病參半也今後止於每年冬
給批糴米驗貯限次年五六二月出糴此外糴戶之零頓
時值之低昂官俱不問如此既無衙役奸牙及無賴游棍
混糴打搶之虞而冬收夏出必有什一之息彼亦稱便而
樂行也

學仕遺規補編

卷一 儲積議

二

一大戶領銀遣糴 杭城產米本少食指甚繁勢必仰給於別境之米偶遇荒歉他處遏糴米艘不來杭民立槁但
臨荒遣糴似臨渴而鑿泉比糴歸時似遠水救近火卽有
小益無濟燃眉今後著前報大戶預給官銀憲批各於產
米價賤地方販糴楚吳之米以冬爲期金紹新粧以秋爲
期仍請院臺移文鄰省盡弛遏糴之禁彼此互相灌輸販
糴決無阻滯凡道里搬運之費攢入米價毋令虧賠大戶
効勞如法者量賜扁獎此以濟商艘遠來之不及者也

以上一條蔡公行之於浙有濟旋慮其滋弊難以久行如云典商尚義者固有而精於營利錙銖必較者爲多且蓄粒與蓄貨不同有搬運之煩有收耗之費而又責

之以平糶既折子母之利又危之以鬪爭可抑之庶宜

其勉強一時也大戶保重身家領銀遠販有風波漂蕩之患有道路不測之虞領批報數造冊開銷不無吏胥需索之費且大戶之人不樂居於是惶而猾者賄里胥以自匿其豪有力者囑託勢宦多方營免而報充率多中人之家中人之家一承茲役備歷前苦恐貧者未

學仕遺規補編

卷一 賦積議

三

沾實惠而中人已坐困矣此蔡公當日所慮及者故又有積儲社倉之條件救荒者可以知所變通矣

一實貯在官倉庫往時收貯積穀多係倉吏圖便折乾挪移營運過查盤歲覈或以折價貯庫秋成補糶爲辭或以追限督催強糶不堪充數及年減耗有損無增以致倉庫日虛今後凡追應納倉穀務糶本色上倉如果青黃不接或仍折銀初冬實糶或卽照穀計算納米以杜奸胥折乾侵弊其米穀亦須設法出陳易新每歲夏季給借冬初收納不得久貯致滋浥爛耗減庶倉廩非空名而備賑

有實益矣給借倉穀市民春耕不便合聽鄉里十人同具一券收時量加息穀以補耗減

一鼓勵典鋪樂積典鋪積米責令官糶勉應一時勢難

久遵今欲使人人樂積莫若仍許其時價發糶非爲典鋪省數金之費也蓋官價之名甚美行之目前徒添奸棍擔擔之擾訛傳遠方復阻米商趨赴之期况典商算分析錙銖惟知營利積米奉官法發米不虧私本又何憚而不多積乎更有一法許民間以物質米以銀取質悉照時值銀米通融蓋窮民質銀仍多糶米過活或全要米或半用銀一

學仕遺規補編

卷一 賦積議

四

聽民便則所積之米陸續散出民受接濟之惠而積米之費仍得花息計孰便於此者但積糶之時務要領批往遠處產米地方販歸實數著同保正具呈甘結以虛數妄報者罪彼保身家自知遵守不必另託衙官查覈以滋騷擾如是而典鋪仍藐玩不遵者繩以三尺何辭

一招徠行商遠來昔盧坦爲宣歙觀察使歲饑或有請抑穀價者坦曰宣歙穀少仰藉四方若價賤則商船不來益貴矣因每石量加十許錢四方聞之爭相輻湊價遂日減此通商之利也又有一弊每緣奸牙猾鋪空手斛其來

貨貿價任意遷延是以外商束手耽悞望風畏縮阻於中道隨地發賣市河米船鮮至米價何由得平今後宜公舉誠實有身家者一人爲牙首許其稽察各牙不係無本之人方許開行接商凡商船一空卽交米價令其卽行不致久滯如有侵用久拖者本商呈官定與追給又請備行各經由關榷凡糧食重載悉獨其稅查驗明白船到卽發毋久捎留又曉諭入關米船另行優恤決無裝兵雜運之差則外商聞風四集雖欲遏之而不可得米貨併湊米價自平矣

學仕遺規補編 卷一 儲積議

五

一弛禁鄰封阻米 遏糴之令在列國時已知不善況今率土莫非王民乃忍爲秦越之視乎彼固曰吾以自保其民耳不知遏糴令下奸賈偷行徒飽巡役之弊奸民鼓眾挾制困積之家局鑰善藏本地之米不出截留強糴行商之米不通饑民嗷嗷羣情洶洶如今歲蘇常諸郡邑產米自富一經嚴禁而米價反高打搶屢屢見告遏糴不特病鄰封而還以自病其民此明鑒也至於杭郡上仰食於紹金新粒下俯給於嘉湖晚粳而蘇常以迫湖廣實爲四時不匱之源吳中遏糴甚且截留楚米是米源已涸武林處

坐槁之勢安得不驟然騰沸日增三倍乎今於平時先請三臺嚴督所轄守令不許禁阻并移檄湖廣應天撫按轉諭各屬盡弛遏禁糧食時時疏通商民兩聽其便庶無米之地自受疏通之利矣

遏糴之舉有礙鄰封本境亦殊滋事不可不知

一勸諭棧房接濟 棠棧四面水鄉各省米豆貨物輻湊彼處搢紳及富厚之家皆於此置造棧房或自積營利或召貯取租其來久矣大抵米粟出產有限積圓無窮秋成穀賤則收次夏絲齊則發換易之利每至數倍今因其棧

學仕遺規補編 卷一 儲積議

六

房之便積圓之利勸令隨力加積據實報數在縣或置一簿聽各棧戶認填餘積米若干擔除五月閒換絲發變外務照原認米數於青黃時候督令湖墅發糴接濟省下饑荒仍照時價不虧原本彼則總之取利我則借以濟荒又或令塘棧積米之家領批附糴其人起家剗斛糠粃之間計算必精駕輕就熟又得借官批庇其新米舳艤銜尾兩公及私誠兩便也

一嚴拏市棍閼搶 昔宋度宗七年時大饑知撫州黃裳大書閉糴者籍強糴者斬不抑米價勸分有方民賴以濟

遇荒歉米貴心如黃撫州大張告示閉糴強糴均有嚴法法在必行市棍畏威斂戢而有米者無搶打之虞有閉糴之籍則米自肯出市價既平民情亦定此外有無籍倡亂之徒立擒正法是弭亂正所以救荒也

蔡公官浙適值奇荒民米昂缺商米阻絕人心惶惶不得不廣招勸糴分頭接濟幸賴公曲體人情嚴禁擾索不致滋事究竟典鋪代糴富戶廣糴不可恃也自古備荒之策總不外乎常平社倉二者常平賑糴兼資遇市米缺少必有官米出糴市米方不居奇所慮者官儲之

學仕遺規補編 卷一 儲積義
米終不足以食一邑之民不糴則一時昂貴早糴則立見其竭官米竭而市米益以居奇矣故官米不糴不能接濟而太早則難於爲繼官糴不賤非所以惠民而太賤則與市價懸殊胥役勾通把持地棍強買罔利轉爲國積待價之弊所以蔡公於勸糴之外籌及建倉分社條件并錄於後

一定倉制 朱子社倉法初建於崇安開糴鄉請於本府得米六百石夏間賑貸至冬納還每石量收息米二斗自後隨年斂散小歉則蠲其息之半大歉則盡蠲之有富家

願出米作本者亦從其便今宜倣其意而消息之即付鄉約保甲而行每鄉有約每約有倉以本里之蓄濟本里之饑收豐歲之贏救歉歲之乏緩急相通不出同井子母相生總利同里鄉中人亦必有樂從者也

一遵社義 社倉之難舉易廢者以上攀風勸時士民輸穀入官卽爲官物封貯不動有耗無增人安得常樂施廩安得有餘積蓋襲社倉之美名而失社倉之妙用所以間行而不能經久也今如朱子隨時斂散加息減蠲之法而更隨宜變通於其間則法可久行而澤偏郡邑矣

學仕遺規補編 卷一 儲積義

一因倉基 建倉工費此時必難卽辦旣奉設立鄉約必有約所在寬敝寺觀卽於寺觀內擇其堅固空房二三間設法修改或作板櫈亦可貯穀總期因便以省營建之費如此則建倉之費可省正可留增社本也

一裕倉本 朱子請府米六百石爲本今議每鄉置倉難盡請粟於官矣欲勸民間義助地處貧瘠未必樂輸難以強派近奉疏請四積之法可以斟酌行之如納粟援例達部分貯可作社本本鄉絕產爲奸里影占者可以清出卽充社本也金作贖刑除大辟外照例準贖罪外批加刑責

及例重情輕者量納穀於本社從輕宥免且俗於建宇修刹禮僧放生每不吝捐金其成勝果何如木約中設廒積粟賑災助乏全活目前饑民正是真實功德豈與微福冥冥可同日語此亦因俗轉移之一機括化無用爲有用之大經濟也

增添社本之法今日亦可推廣而行之

一示勸懲

約中賢士大夫留心桑梓身先爲倡則願輸義士必有風行雲湊者而又道頒憲約旌善懲惡如一約

中富而好義者量力捐輸若干石與孝子悌弟一體載紀

學仕遺規補編

善簿其犯罪應記懲釘匾而知改悔者願輸穀若干石姑

寬載懲惡簿再犯不悛然後載簿釘匾其門總在本鄉中隨人勸諭隨地鼓舞積少成多不患社本不積漸加增也

勸懲兼行亦籌添社本之一法也

一推倉長社倉既附約所卽選舉有家有行約正約副

司之夏散冬收聽在本約通融借貸仍量給看守折耗之

費縣官給印簿二扇一存縣一存倉止報出入時日數目

以憑不時清稽官府不必另委盤查滋擾

查盤之滋擾者書役則有需索陋規若委佐雜則於伺

應之外又有陋規本官之外又有書役愈慎重愈多損害近日各省有分委佐雜稽查社穀之舉祇圖一己省便不顧有累社長不可不知

一明社約按社建倉卽按約分借雖有限之儲未能供

一歲之食然鄉皆有倉倉皆有穀猝遇災荒皆有所備亦足安輯人情平時同里相周不失任邱高風官民實力遵行地方杜爭搶之患養也而教行乎其間矣

社穀分貯各鄉鄉民就近借還無遠涉之苦社正司其出入無投領造冊之費胥役無權民無守候年借還

學仕遺規補編

卷一 諸積議

借穀還穀無秋後買補之煩取息甚輕所收息穀仍作

社本漸次加多利仍在於本社朱子當年借官穀爲社

本數年之後歸還官穀即可以息作本不獨可行於當

年後世皆可踵而行之況今生齒日繁產米只有此數

以官養民勢所不給惟社倉之法猶有以民養民藏富

於民遺意祇因人心不古日久弊生舉行社倉違不如

朱子時之易而居官者遂以社倉雖係良法祇可行於

朱子之時不可行於今日也現在各省猶有舉行社倉者亦不過以此爲朱子良法未可厚非奉行故事耳若

能就近時民情細加體察師法朱子本意儘可防其弊而存其利除其暫時之弊而收其經久之利蔡公於其所定各條皆師其意而存其利也予於所到地方曾師其意而行之甫行似覺疑難借還一年民獲接濟捐輸分社漸有其人久之必有實效附載數條聊備參觀

一社長宜慎選以專責成也社穀收支悉聽社長官役不爲掣肘衿監鄉紳不許攬越挾制社長得人一社均資接濟必須有身家而好善者地方官採訪士民方可充當官給委牌一張印簿二本簿首載明某社及應借村莊穀麥

學仕遺規補編

卷一 儒積議

十二

數目社長於臨借時將所借數目填入簿內借畢結一總數一簿繳官簿未結總照摺式填報另有摺式總數相符即可存查不必取社長倉收亦不必差役往查不得聽書吏苛駁社長遇事革退將委牌繳銷

一社長宜優待以示鼓勵也社長與鄉約保長練長不同

應於紳衿耆庶內公正有品者充任並非奔走伺應之役平時優以禮貌免其門戶雜差相見時雖係耆民皆照生監之例相待地方官有事傳問令其呈稟回覆不得動輒票喚煩煩奔走衙門有指告強借抗欠者官即拘究不得

縱延社穀少而社副不能得人者或只設社長一人社正副公正者三年爲滿仍當慰留如不能留另選充任如僻村不能得人或兩人分任或選定數人輪任年滿者給匾之後準充鄉飲賓徇私不公者革退有侵冒虧欠者監追一息穀宜酌定以省耗費也每戶應借穀一石麥減半每借一石收息一斗此外再收二升以一升爲盤量折耗以八石聽社長開銷新舊社長交代借時卽以借數作收數還時卽以還數作交數以省盤量之煩費

學仕遺規補編

卷一 儒積議

十二

一借穀村莊先宜編定以便借還也某社之穀均就遠近酌分一經編定向後年年如此不許攬越混借借穀之村有捐添社本者亦卽貯於本社不許撥往別社總令士民咸知本社之穀永爲各村公共蓄藏各有甯多毋少之意方見實濟一歉年免息宜按分數以示撫恤也地方歉收在五六分者先行詳明所借社穀夏收有完麥者免其加息不能完者緩至秋後仍免收息如秋收並歉再緩至次年仍免收息此等欠戶來春仍準借給已報成災者詳免一概緩至

來夏仍止收本穀免其加息上年因災未完之戶次年仍準借給本年因冰雹歉收當下借給籽種在借半之外者秋後免息止還本穀地方雖遇災荒不得請撥社穀賑糶不得撥充兵糧

一借戶宜先指定以免混濛也社穀原資農民籽種必係耕農方可借給其無業及手藝者貿易者概不準借佃戶一體借給生監兵役現在耕田者亦準取保借給耕農有穀之家不準借給凡借穀必須有營業者二三人作保領內填明某某保社長問明保人方準借給殷實者卽一人

學仕遺規補編

卷一 儲積議

三

一雜社太遠之村準分新社以便借還也凡舊存社穀已多有離社太遠之村準其分社卽於新社之村選充社長不許隔社兼管倘社穀不多而遠村求其分社官亦爲之籌畫或設法捐添通融動撥不可撥者請官動撥官穀暫作社本候恩穀積多足數出借然後仍還官倉凡動撥分社卽令應借之戶赴領秋後卽就近還於新倉以免搬運之煩

地方有迎神賽會演戲及諸無益等事俱可減省將銀錢歸於社倉出借秋後還穀永作社本其動撥官穀作

學仕遺規補編

卷一 儲積議

古

一社本乃采于原行成法子曾踵而行之在城在社均爲接濟民食之需然但須奏明耳

一傳齊社獨創以示鄭重也每屆新年官民皆屬閒暇追代還不至累及社長冒名濫借朋名互借社長難辭其咎本年負欠保人代還之戶次年不許再借

一捐穀就近交倉以省遠涉也捐輸社本不拘多少不拘穀麥就近交於本社社長收倉後卽開單報官永作本社實貯之數不必本人到官官於報到卽將某某捐穀若干列名出示本倉以彰義舉以杜侵隱

一捐輸社本另議敘以旌義舉也九卿議定捐十石

以上者地方官給花紅示獎三十石以上給以匾額五十石以上報明上可遞加給匾捐至三百石者奏請給以頂帶數年零量捐輸許其積算給獎有州建社倉及捐地基木石者照所授體計費給獎

一地方官自借用貢穀作社本者通詳候示獎敘平日經理有方物相貯或分社便民或建倉貯穀者報明存案遇計典保鄰隙列入事實不可籠統粉飾如漫不經心有地棍阻地社長不爲社長作主及胥役需索社長而不究者府州等級分別記過參處擅動社穀挪補別項者參革追贍

一新官到任止詢明社長貯穀實數取結卽作交代如新官以社長之言不作憑就印簿抽查借戶虛實卽明不必逐社盤量亦不必委佐雜盤查致滋擾索於正項倉庫之外另結通報不必統入正項倉糧款內

附社長報官摺式有此摺式以杜胥吏苛駁需索

某社在城某方離城幾十里社正副某某某年詳明借半若干未借完者註明某鄉某村偏災動借若干不在借半之內另條註明

現在實貯在倉若干

某社收還社本若干捐輸若干無者註息若干除開銷社長養廉外尙存息穀若干

金完無欠

未完若干

後世以社倉不可行大率謂社長難得其人官不稽查則難信而滋弊官爲稽查則拘於官法而民不獲實濟選得其人矣良善者多懼累而不肯充而求充者多非良善可信之人不借則於民食無益而濫借則恐其負

欠無著經胥役之手則需索不免而不經胥役則官無從稽核社穀多村莊多則社長力不能勝穀少地近社長固易經營則穀不敷借而苦於無可增添有此數難故羣以社倉不可行於今日致將舊有社穀請歸併城倉官爲經營甚至視爲無礙公物變價以充別項公用者全悖社倉之本義坐視社倉之敝壞偶遇雨水不調荒歉有象鄉民無所恃賴仰食於官遠不濟急勢難普偏此時民心惶惶官倉之穀斷不能卽有濟於鄉民不如各鄉皆有社穀可以就近接濟民不至轉徙官亦

有所把握秋後卽果荒歉亦可徐圖賑濟也予目擊情

形揆之時事大率如此舊曾定有條規除前人條件已

載外附列數條皆因今時之病爲對證之藥雖不能全

無弊病而規模已定究竟弊小而利大弊雖偶一有之

利則四境有濟經久可恃也且借穀還穀雖有負欠之

戶清追仍還本穀不須秋後買穀致昂市價舍此不務

坐聽四境無顆粒之積官倉之穀遠莫致之偶遇旱澇

大戶有穀未必人人可借人心惶惶恐滋事端祇因物

力艱難鄰里雖有善人救災恤患之心不敵其趨利避

學仕遺規補編卷一

學仕遺規補編卷一

七

累之計故於公正社長必須發給執照給以養廉地棍

阻撓必須爲之主持借戶負騙必須責成保戶官吏掣

肘必須予以權宜書役苛索必須發給摺式層層衛護

社長正層層責成社長無非爲四境貧民儲此緩急可

恃之穀也雖其中不免無著之欠而逐年著追不至甚

多其不欠者則於本無虧息又生息再得勤政愛民之

官視民事如家事鼓舞勸輸設法增添則其勢更順而

爲利更溥切不可執社倉難行於今日而因噎廢食也

學仕遺規補編卷二

桂林陳宏謀榕門輯

子鍾珂
姪鍾理
孫蘭森同編校

蔡雲怡約保法

備兵西浙時
行履貢見前

謹按保甲之行所以弭盜賊緝奸匪也屢奉

敕旨通行現今各省州縣無不遵守顧懸掛門牌但存故

套祇見有編查之擾未見有弭盜之益保甲之舉竟

爲老生常談矣揆其所由生齒日繁煙戶稠密如查

造門牌將一家之男婦老幼一一造入已覺滋擾更

有將一戶之生理田地貧富造入謂可以備賑糶而

定勸懲一切鼠竊曖昧之事皆令查報每保甲焉能

得如許公正無私之人責以一切之事法所不及勢

亦難行而於應行查報之窩盜局賄頗而易見諸事

轉不能行矣蔡忠襄公所著約保法條件雖多大要

不外於查報局賄窩盜諸大事王文成公十家牌說

惟以簡便爲主簡則易行便則可久

本朝于清端公於直隸舉行保甲有效亦不外此地方

官果能師王蔡諸公之意事歸簡便法不紛繁如門

牌止載男子成丁以上姓名甲內有面生可疑之人

居住及聚賭窩娼邪教私鑄之事甲長報保長保長

報官聽官究審不可株連戶鄰一甲如此眾甲如此

通州縣如此奸匪無可容身地方亦自甯靜保長甲長易於得人編查亦不滋擾保甲自收實效毋謂成法不可行於今日也

鄉約化民成俗保甲弭盜緝奸卽周制比閭管子軍政良法有司往往視為故事或行於城市耳目之前而鄉鄙遠境則否或行於上司巡核之時而巡核已過則否眾戶懸

學仕遺規補編

卷二 約保法

二

牌徒飾門面一番編立一番滋擾未見弭盜安民之實效十家連坐明示信行彼盜賊窩主合夥非類潛出潛歸之蹤跡能掩本甲之耳目否耶師左教男女混雜夜聚曉散之行徑能掩本甲之耳目否以至聚賭略販噉吸教唆白捕豪奴等項飛詐良民諸惡狀能掩本甲之耳目否使各保甲皆畏官法連坐而不敢容隱盜賊窩主等項人猶敢橫行無忌不默解潛消否能使愚民知識開導於六言宣諭之下奸宄隱憂消除於十家糾察之中以視犯法日眾民不安生而始議究處之法爲力孰難孰易王文成所謂

其法甚約其治甚廣有司著實舉行不但息盜簡訟而且均役樂善俗興讓相因以舉一邑之治真可不勞而致也

向來屢行屢輒多因約保未得其人以致無益有害今先行鄉約次定保甲倣古舉士於鄉之意凡各縣城鎮鄉都不分生儒耆老隨地酌選有宅心忠實行誼端方堪爲約正副者有司以禮敦請議舉鄉約不許喇棍撒潑無賴包攬約正副之家雜差俱準優免有司以禮相待其果奉行約保弭盜化民有功者年終量加獎勵擇其尤賢者請

學仕遺規補編 卷二 約保法

三

爲飲食昔宋賢陳山請爲約長曰我輩若恥爲之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此意可倣而行也如有豪強借充約正保長擅受投詞武斷鄉曲及交通捕役嚇詐民財者查出定行究處

古法寓社倉於保甲之中則約正卽保正也故有優免雜差有司以稽待三年請爲飲食之議今戶口繁多人情狡偽改保正專以稽查保甲與專司請約之約正專司社倉之營不同其編設門牌尤以簡易爲主簡則易於易審易就王文成十家牌說而變通之方能

有十利而絕五擾不能一切皆求全於保甲不能一切皆委之保正也。在有司實心行之期於弭盜緝匪有益耳。

保甲十利 紛察十家無窩無盜免劫財傷人一利 紛察十家無窩無盜免失事連坐二利 紛察十家無窩無盜免寄當株累三利 紛察十家無窩無盜免仇口誣扳四利 紛察十家無窩無盜免虎捕敲詐五利 紛察十家無窩無盜免錢騙等事六利 紛察十家無窩無盜免棍棒構陷七利 紛察十家無窩無盜免牢惡飛燒八利 紛察十家無窩無盜免隔屬攀監九利 紛察十家無窩無盜免訟許傾家十利

保甲五不擾 初編牌冊定式印發各里據實填明牌懸本甲冊彙呈縣印官隨時查點不許委官差役挨門編派

費脫隱漏一不擾 牌冊紙張縣買分給卽於道府縣購許委官查點迎送及朔望執結三不擾 各甲中富貴體惜貧賤貧賤衛護富貴守望相助止各自保身家性命並

無抽調遠援及雜項差呼四不擾 約保公舉身家清白者承充不許奸豪倚挾妄執嚇索五不擾

各甲止查十家中有容留流棍而生可疑夜聚曉散蹤跡詭祕及平日游手好閒不務生理耕田三五成羣賭博嫖飲或假搜鹽或假販鮮或假捕假勢械船出外攜資回家因而浪費無度者卽密查行徑細詰來歷的係強竊窩盜非爲歹人卽公同赴縣密首添捕立拿或暗約甲眾及誘同夥擒獲送官但得實者賞

十家連坐之法每坐失事不救責小民櫻盜鋒爲力甚難

惟窩盜非爲前項蹤跡本甲中朝夕耳目未有不知者知而密首消弭甚易明知不舉縱盜殃民不問受賄畏禍定行連坐強盜強窩連坐十家鼠竊小匪免其株連所累既少造福無窮

保甲弭盜首先保全富貴若富貴優免安居而責貧賤人守望救助於情理安否且旣絕五擾富貴大家又優免何事務須一體編入方便稽查

鄉村稀遠不便聯絡如數者止就本村現在人數多或十二三家少或五六七家卽自爲一甲僻居深遠一二家編

入近鄉甲內寺廟庵觀各就近附編入甲寡婦幼稚年老隻身廢疾編附甲末畸零項下免入十家內輪牌巡查保甲牌每行城市而鄉鎮邊鄙度外置之正不知鄰府州縣交界處所最爲窩盜淵藪縣官倍宜加意清查如本縣某都某圖某村定有一盡頭人家冊內明開某家外卽係某縣某都某圖某地界如有人家照本縣式報至五家而止如曠遠無人家相距某縣某都某圖某村名幾里或係某湖蕩或係某山隘冊內俱要明白開報

行保甲以靖地方於鄉縣交界僻遠村莊更爲緊要故學仕遺規補編卷二續保法六

全縣之村莊圖冊尤當兼行不可少也

各甲中有精壯勇夫廢業無用故或爲船販或爲打降或爲罷斂或爲白捕甚且變爲盜賊今有司奉旨訓練民壯備汰老弱揀收壯夫如法訓練用以防防守城池協拿大盜誠一舉而兩得辨賊鹽船也

有甲牌無保牌如版籍有散無總未能條貫聯絡今每甲置保牌一面書十甲長姓名州縣官以千文字號爲序從城達鄉照牌彙冊井井不亂有公事各保長挨次傳各甲長巡行不必差人下鄉生擾

各甲中有巨族數百丁之家中有不肖子姪窩盜非爲有司務就宗內公舉德可服人者爲宗長才可管眾者爲房長房長統於宗長糾察舉首如前保甲法

保甲中有豪家怙勢喇棍濶賴明明窩盜窩販畏不敢舉者有司比較聽斷投文時時進里老屏人開誠詢問彼不敢明舉取禍未始不肯密吐除害實則督捕立擒亦善行保甲一法

保甲中一家失盜九家出救亂擊梆鑼高叫爲號各甲齊聲接應大力之家倡率鄉勇或當陣捉拿或分隊去路各

學仕遺規補編卷二續保法七

櫓口或輕舟尾追遠盜必有近窩當投該處保甲協力擒解如此則盜自不敢犯

夜巡每交一更輪巡之甲夫高聲唱云凡我甲戶欽奉聖諭謹守律法各保身家嚴禁盜賭有犯連坐如是者三沿海保甲中有姦徒販洋勾引接濟海寇姦細探聽虛實卽糾察舉首得實者破格加賞容隱者連坐加等

狀式原告務填某都某圖某保某甲按冊可查如原告一月不出查甲內無名卽係匿名竟行繳銷不許差拘被審以絕詐端

盜賊大半生於貧惰保甲法嚴盜無所容貧惰之人自尋生業卽已犯者各保置含蓄圖新簿登名互結許其改行或佃或傭悉聽以力自食捕役不許借此作閑大力之家正宜收用照管資其衣食以靖地方如再犯卽送官加等懲治

各申中賢士大夫舉監生員及大力之家具有深識遠慮者俱自爲身家性命計身先倡率請道院有司之權行互相保守之法慎勿暇時好言安靜不肯勸行有事東手倉皇空歎無及

學仕遺規補編

卷二 稽法

八

獲卽帶鄉約回話是差役之嚇詐鄉約倍甚於原被二犯更有苦者人命盜賊不離鄉約牽連拖累夾責受害甚之詞訟小事必指鄉約爲佐證投到廳審與犯人何異且一事未結復興一事終朝候訊遷延時日無歸家之期因之年高有德鄙爲奴隸殷實富家視爲畏途或情或賄百計營脫而寡廉喪恥之窮棍兜攬充役串通衙捕魚肉煙民以編甲漏造爲生意以投呈證佐爲活計惟恐地方之不事也居民之不興訟也差役之不來照顧官府之不喚呼也此尙可言乎

學仕遺規補編

卷二 稽法

九

充當鄉約者巡檢有常規差役有常規書辦有常規此等銀兩非出之煙戶而何鄉約之苦至此極矣於是有一月之鄉約一月之鄉約有朋應帮貼之鄉約眞如問徒擬軍求脫離而不可得更有良心喪盡之輩報一名賣一名臨時必用暗點上下交接又有頂首積弊銅習不可救藥而欲端風化靖地方也得乎自後有司查明鄉分於適中之地立鄉約所選年高有德者擇吉迎送給以衣頂行二跪一揖禮在鄉約所任事朔望諭鄉民聽講十六條一不許

票仰協拘人犯二不許差役到家飯食三不許原被告犯犯差役不問原被告居址輒至鄉約之家管待酒飯稍不如意詬詈立至且於朔望點卯之日肆行凌虐倘人犯未

爲證佐四不許朔望點卯五不許請立印簿六不許差督
編查煙甲七不許買辦軍需八不許人命盜案牽連姓名
九不許投遞報呈十不許紳衿把持人命盜案勾攝人犯
不可責之鄉約鄉約無事則勸化愚民有事則密稟自封
用圖記牢釘飛遞一年更換地方平靖訟獄不興者年終
給以稱職字匾地方多盜訟獄繁興者年終書不稱職用
木刻條釘於門首如斂錢擾害不公不法者訪實即時懲
革於縣前懸大木牌書貪惡鄉約姓名於上以示勸懲於
此端風化靖地方庶幾近之矣自此至未別集附录

彭無山曰保甲行而弭盜賊緝逃人查賭博詰奸宄均力
役息武斷睦鄉里謀耕桑寓旌別無一善不備焉行之不
善則民累滋甚矣如舊例朔望鄉保赴縣點卯守候一累
也刑房按月兩次取結索錢二累也四季委員下鄉查點
供應胥役三累也領牌給牌紙張悉取諸民四累也遣役
夜巡遇柳鑼不響卽以悞更恐嚇餽錢乃免五累也又保
甲長託情更換倏張倏李六累也甚而無名雜派差役問
諸莊長莊長問諸甲長甲長問諸人戶籍爲收頭七累也
今與爾八路十五鄉人等約不點卯不委員不取結保甲

長不聽情更換凡一家牌十家牌百家總牌自買紙印刷
付保長親領不費爾民一錢巡夜非本縣親歷凡皂快人
等藉稱查夜許爾莊長甲長扭稟假冒者懲責得贓者重
處計通邑六百莊朴每夜卽親歷二三十莊底不過一莊
六至怠玩易生所以每有一莊連夜連月冒雨冒雪而數
至示爾不測不過欲爾等加意守望爲相安無事之計現
奉上憲請

旨均編雖旗戶旗莊皆當凜遵而況爾民乎一切事宜載
明執照門牌易知易行有益無累也

保甲難行於今日者皆以人心不古風俗日薄不若古
民淳樸故條件比昔爲繁殊不知繁則難行簡則易遵
也現在每家皆有門牌幾見有因查保甲而緝獲匪類
者乎莫如握其要領屏其瑣細每十家爲一甲甲長卽
於本甲內輪充每十甲爲一保保長於通保內選充甲
內有面生可疑及無營業不時往來居住游手酗酒非
親非故男女混雜學習拳棒邪教聚眾窩娼賭私鑄
拐略形迹顯著爲鄰戶所共聞者甲長告之保長保長
轉報官司及早根究甲長報到保長隱匿罪在保長則

不法之事奸匪之徒已無所容矣至於曖昧不明之事同居一家尙難覺察未可責之甲長株擾平民一切應查應報簡明列出則各戶皆知易於遵行矣後世以保甲爲難行亦因噎廢食之一端也

桂林陳宏謀格門輯

子鍾珂
姪鍾理孫蘭森同編校

陳容駟仕學一貫錄鈔名慶門字容駟號渭川陝西藍屋縣人雍正癸卯進士官至達州知州

謹按事上臨民理訟慎刑恤囚弭盜皆司牧必有之事其中皆關乎學問後世視爲簿書期會之具文則誠具文也視爲勤政愛民之實事則皆實事也關中陳容駟爲予同年友數年前相遇浙中談及官政民瘼予服其有得於卽學卽仕之義所纂仕學一貫錄皆歷任州縣閱歷有得之語不肯以具文視之而直以學術行之者也今摘其所言事上臨民理訟慎刑恤囚弭盜諸條補入學仕遺規以備蒞官者參觀而力行之於學於仕不無裨益云

世上原無好做之官雖抱關之吏亦須夜行早起方爲稱職纔說做官好便非做好官之人矣士子平日讀書博得第一居四民之上自謂朝廷倚重生民利賴孰知日日害人事件件行折福事時時做違心違理事反在人前揚

揚得意略無愧色。豈復有廉恥哉。故人以得官爲可喜。我

正以得官爲可懼也。

天非私富一人。原以眾貧者相託也。非私貴一人。實以眾賤者相託也。在貧賤者。自己血汗。自己消受。天之鑒察也。常寃若富貴之人。高爵厚祿。萬民血汗。一人消受。天之督過也。常嚴。天心不遠。以民爲心者也。撫民卽所以奉天也。每歎居官之人事上。則俯首鞠躬。臨民則逞志作威。或則厚斂。或則酷刑。或則苦役。賤之如犬馬。刈之如草芥。詎知禍民者。天必禍之乎。忠恕達道。不遠捨此六字。未有能合

人情。得天理者也。

當官處事。嘗思有恩以及人。而以方便爲主。卽如一催科也。其勢萬不能免。但就其間求所以省民力者。不使驟擾。重爲民害。則所全已多。一聽訟也。準之以人情物理。出之以靜氣平心。不事燬爍羅織。而人心各得其平。至於恤災弭患。移風易俗。當顛困欲斃之時。而起諸溝壑。予以生全。尤不若先事區處。不致顛頓危急之爲妙也。當越禮犯法之日。而嚴刑峻法。重懲示警。尤不如止惡未萌。不至用刑。而俗美民安之爲愈也。

有此志向。庶可望其仕不負學也。

官場上下。相承分誼。攸關其當盡禮儀。乃衙門體統如此。惟有忠厚以盡事上之禮。直躬而行本職之事。一切升沈顯晦。非援上者所能致其萬一也。且上官所責。望於下屬。下屬所仰。承於上憲者。無非期其施行之咸宜耳。顧其中利害相參。是非互異。上官或得之紙上。未必盡悉。其曲折萬一見解不符。事機乖錯。爲下屬者。忠告以盡其誠。善道以致其禮。但得誠意文字。自可相助爲理。夫何委靡不振。悅諛成風。上官曰是。彼亦曰是。上官曰非。彼亦曰非。迨其

後事勢乖違。民怨沸騰。彼則曰此上官之意。非距心所得爲也。其居心之險。大非事上之敬。卽此一段庸懦卑鄙之態。亦甚失士大夫立身制行之正矩矣。

旣爲上官。誰不知以人事君之大義。誰甘爲妨賢病國之小人。如其兩賢相契。方將以言論丰采。覘人才品格。果其持論忠正。剛方自矢。彼方欲引而進之。豈肯妄加禍於守正之人乎。卽不然。或意見相左。或好尚相違。甚至媚疾深惡。亦不過如梁冀之惡張剛。使之爲廣陵守耳。不過如鄧騭之惡虞翻。使之爲朝歌長耳。彼原假借賊手。以殺二子。

而二子卒能驟起事功彪名後代是殺之適以成之也蓋才全則運險爲夷命在則因禍爲福人各有天人各有命造化有定人其如天何其如命何哉

因論事相左至於姪疾深惡必不相容皆由平日積忿而成孔子閉門註訓和悅而靜可師可法

地方官詞訟無日無之最足見居官者之明暗而亦戒飭

平反革薄從忠之一大段工夫也慨自人心變詐明明被毆而稱殺傷分明爭財妄云搶劫又或牽引其父兄連及其婦女意謂未辨是非且先使追呼擾動耗財以洩其忿

學仕遺規補編 卷三 任學一黃錄鈔 四

司令糊逐出候示又起探聽打點之弊若於投詞之日使原告證佐同時到案當堂取證佐確供倘詣出黨惡誣證之弊不待被告到案證明先懲其証證打幫之罪其有情節可審者則限日投審原告情虛固必加罪三等而證佐則尤必加重不過一二月間打幫積弊無情誣訟即可去其七八矣

投詞之日先問原告證佐是亦審狀之一策但亦防其有打幫赴控之弊倘原告無力邀約眾證必致有屈不能赴告證佐肯來未必肯供實情莫如凡有告狀當堂

學仕遺規補編

卷三 任學一黃錄鈔 五

收詞就原詞駁詰無可登答輕則逐出不收重則量懲所告似有理而一時不能查案則暫收候批凡僱人代告者則不敢來矣州縣告狀雖不拘於告期勢須隨告隨收接狀行卽須抽閱一審亦以免告期擁擠守候也出入攔輿控喊皆不準收自是告者漸少皆用此法也誣命一事直是父子兄弟閒以死爲利暴屍滅法揣其情節與手刃無異是必嚴誣告加三等之法懲一警百更榜示告諭則親族利死之心風俗搬搶之惡習亦可從此漸可聽其講和問則必速不可稽遲拖累審明則必斷結不可

息

屍親誣告蒸檢原有反坐之律驗屍後押令掩埋暴屍不埋立可究處藉命抄搶久有明條官肯速審執法自

可杜絕刁風其要在屍場將驗出某傷輕重指令屍親認明取供以杜後來翻告至於自盡命案如無別故

罪止滿杖卽當於屍場乘原被鄰證齊集之時訊取確供明白曉諭聽候詳結不必將原被帶署候審於屍場耐一二刻之煩勞便省許多探覈拖累案內干涉之人俱令各回安業有應得之罪不過重杖取保候示可也

學仕遺規補編

卷三 仕學一貴錄

六

最可恨者屍場嫌其臭惡不肯近屍親驗犯人與屍親爭傷置若罔聞止執筆爲仵作賸錄一經掩棺疑似之傷將來屍親指告或上司駁詰憑何申覆耶常有自盡命案原被及案內有名之人往返拖累至於破家者皆由州縣驗屍之後急急旋署之故爲民牧者不可不知也

呂叔簡刑戒一書詳載從政遺規是從鐵牀火坑邊行清涼之劑蓋痛酷吏深文峻法以寡無辜故以此致戒非謂巨憲元凶竟可寬縱也但當推明律文權其重輕用刑時不可以

犯法爲忿不必以得情爲喜蓋怒則以爲彼罪當受絕無矜憐喜則謂我見甚明惟知痛快常存此心以調伏之不言造福實所以盡心也

夾棍一物原有不得不用之時不過欲取確供耳初審狡辯正不妨屢呼要來而其難其慎不肯卽夾三木之下動

關人命堂上一聲催刑眾役奮力受之者魂飛魄散氣散血壅卽有供吐昏迷之中隨口強應亦未確鑿平日於行刑之人明白指示如不得已必須用夾不得遽收先就情理反覆窮詰此時問者之狼狽著急較受刑之人爲更甚

學仕遺規補編

卷三 仕學一貴錄

七

如不從實供吐僅令收刑但一收止二三分又就案情反覆詰問有證據者質之證據使其計重語塞自必供吐此時官府審問本犯呼號行杖者暗暗鬆放再有狡辯仍如初置刑內再收亦不過二三分一收一放痛則有之傷人則不能也且其神魂清白語言不至混亂此時供吐方爲確切可以定讞俗稱夾棍爲大刑示不可輕用更不可錯用也然不獨大刑爲然卽行杖亦不可忽竹板示警罪當杖者亦視其人氣體壯健足以當之而無傷性命者然後如法杖責凡行杖時官暫停閱審卷亦不可別有問答惟

注目凝神以觀受杖之人一則視其人能受與否倘不能受量減數杖杖雖減而法已盡矣一則防行杖者有任意重責要害毒打一處之弊如專用板頭專打腿脣余歷任二十年從未因杖責而損傷一人者率是道也

夾棍尺寸原有定式不可改短杖用竹篦削平棱節夾棍櫓指均不得過兩時敲杖不得過三十用時切當留神

牢獄之苦雜穢疫病暑月爲最常遣人灑埽囹圄洗滌枷杻不時調取監簿稽查囚數以自察其治狀務使眼前火坑化作逍遙世界此只在當官者念頭動舌頭動筆頭動一霎時之閒耳

有外結之事而暫寄監者有羈候待質而犯證已到未卽質審者有案已奉文歸結或有應追之贓不卽發落者州縣冗忙每易忘忽刑胥苟無所得豈肯爲之稟請省釋必須州縣每日調取監簿進內衙查閱以便隨時結釋至於獄官每日查監不過點名了事原委未明心念不切豈能稟堂催結州縣更須隔三兩日抽閒出其不意親到監中查點以防其有凌虐之弊更驗其牆宇

以防其有越獄之事地方官總須把這監內人犯往來於胸臆中自不至於濫禁淹禁也予歷任撫司地位懸隔不能親自查監曾酌定冊式令州縣將某犯事由到監月日何日審理應否擬罪何時願奉部文及何衙門批令收禁逐名填冊具報以備不時專員持冊到監查點其時州縣有因造此冊而查審省釋者院中就冊查核而行提歸結者亦不少較之委員查監似更迅速實在其監犯多而州縣不可信者出其不意不拘文武員弁持冊到監查點多少不符者按名查究州縣無不悚惕檢點是亦清理監獄之一法也功令最嚴越獄凡禁卒非刑凌虐率以防其越獄簪粟本官殊不知牆屋高堅門戶扃鎖囚犯焉能飛越豈可以非刑爲防閑高忠憲公云獄囚日間不妨寬鬆夜間更當嚴禁獄門不得容人出入亦禁防重囚之一法

盜賊未起防守爲要盜賊既起擒捕爲要昔李崇刺兗州令村建一樓樓懸一鼓諸村聞鼓鼓聲各守要路遇盜輒擒李肅爲宰不必建樓比戶置鼓盜發輒擊遠近皆應盜遂斂跡吾以爲建樓置鼓猶有所費止須家置一柳或竹

或木一處起柳各處四應有被竊而不傳柳者罪坐失主一家柳起而四鄰不應及應而並不出身協拿者查明責究亦何盜賊慮乎

夜防盜賊人人皆有此心敲梆呼救聞梆接應賊雖眾未有不驚逸者鄉村防盜之法莫捷於此

州縣親民之官非特貪酷足爲民害卽拘謹之流未嘗不潔清自好而閭暗不明優柔不斷識不足以剔弊力不足以懲奸彼雖不貪有代之而吸民膏者彼雖不酷有代之而戕民命者其與貪酷害民無異且百爲叢脞諸務廢弛學仕遺規補編卷三

學仕遺規補編卷三

十

或反不若貪酷者流猶能理煩而治劇所謂廉而無能不若貪而有幹古之人誠有慨乎其言之也

非取貪酷也清官不能理事民之受害亦不少

爲政說寬說嚴皆迹也莫如切實講理理者人心自有之天也發一言施一事以我心之天感孚乎人心其有之天非言人所不能言實言人所必欲言也非行人所不能行實行人所必欲行也寬之可爲杜母嚴之可爲召父寬嚴之迹惡化以此大畏民志所謂不賞而勸不怒而威此道得也何寬嚴之足云

古人謂太上化民以德其次莫如猛是說也非謂猛愈於寬猛以濟寬適所以成其寬也緣民愚無知彼見上之寬則玩心生後又從而刑之則怨毒起矣爲民上者視事之初卽嚴加整飭吏役士民苟有過犯毫不假借見之明行之果人心震動恪恭各懷一不敢慢易不敢欺敵之心如此則呼應旣靈法在難犯而處心積慮卻時時欲與民休息事事爲愚頑鑒原準情度理足以快人聽聞卽嚴法處之身受者不敢怨觀聽者靡不服畏威懷德一時並到若其始不振後卽整頓徒招怨耳

學仕遺規補編卷三

十一

外雖嚴而內則寬始雖嚴而終則寬親民之官究心於此庶得寬猛相濟之道

學仕遺規補編卷四

桂林陳宏謀榕門輯

子鍾珂

姪鍾理孫蘭森國彌誠

策略策抄

謹按制科取士首二場試四書經義三場專試策問

真德秀字景元履
見前

蓋以策者自經史著述兵農禮樂刑政典制及切要時務皆在所策之內故四書經義祇三四藝而策則有五正足徵士子學識經濟較古義更為詳備也祇因法久弊生諸生揣摩習熟或剽襲陳言或填砌故

論所由出也朝廷之上不以同異為好惡搢紳之列或以同異為愛憎臣則憂之夫主於先發制人者為國也主於量時度力者亦為國也意見不同於為國平心商榷惟是之從美必以異己相嫉乎元祐中稟稟向治而羣賢自為矛盾小人得以乘之稔成紹聖之禍今雖未至於斯可不豫防其漸願羣臣各盡忠益事求適當不必苟同見有異同毋相疑忌成眾賢和衷之美取同心報國之功

實或就問語敷衍玩其文似乎出經入史涵古茹今大率強記名用漫無考據直鈔例義鮮有心得按之胸中仍然固陋措之於用與文策所對迥不相符歷科所取雖不乏有體有用之儒而空疏無用者幾於十人而九獲售者不過如此未售者遂不復致力講求五策之試幾成虛設矣竊惟聖門垂訓不知言無以知人有體有用之儒仍不外於文策中分別而拔識之是在持衡者發策時毋論經史時務屏其浮泛指其疑難以觀其所見之是非異同所得之淺深慢

同異之間至當之論所由出尤至言也

賢才滿朝而治效不立議論盈廷而弊事不修憂國者爲之歎惜豈賢者非賢而眾議舉不足采耶竊謂人材有小大善用者取長略短皆足有濟議論有同異善聽者去非從是皆足有補大臣日加延訪使敷陳所蘊而攷察其行能條舉眾歸而分委以經畫課其效之成否隨之以黜陟

如此則可用之人出矣漢昭帝時吏民上書言便宜有異

輒下杜延年平處復奏神宗詔中外上言得失委司馬光張方平詳定選擇哲廟嗣位臣民皆上封事亦令光與執

學仕遺規補編

卷四

策略策抄

三

政看詳然羣言繁多無所抉擇命近臣掇取要語各從其類繕錄成帙以備采擇苟當於理無不施行如此則可用之言見矣用人聽言各有其實何治之不立而弊之不修耶若悠悠玩愒以虛譽用人無以覈其能否以虛文聽言無以訂其是非恐弊事日滋治效愈邈矣人材無鉅細皆有益於世用故常孜孜以求於下而不敢俟人之求一道數千里官僚數百人其材與否不能盡知然考於見聞試以職事亦聞得其一二苟薦貞之當及者豈惟不俟其求蓋有未嘗識面而舉之矣今蒙召擢行且去官采諸公言

沽名邀譽也

國家深維民食之重朱子請頒社倉法於天下自是數十年間凡置倉之地雖遇凶歲人無菜色里無嘯聲臣少時實親視其利歲久法壞親見飢窮之民惟鄉落最甚而致

學仕遺規補編

卷四

策略策抄

四

栗又爲最艱勞費不啻數倍因慨然深念使社倉之法推行不廢在在皆有藏粟以之振民猶取之懷也其利豈不博哉近歲士大夫以其蠹弊多端往往歸尤於法欲舉而廢之抑不思古今之法豈能久而無弊亦在維持整飭之計即以常平義倉侵漁移易其害不一然卒不可廢者以其害不能揜利故也何獨社倉必欲舉而廢之哉

社倉至今日雖不能無弊畢竟弊少利多弊猶可杜利則無窮未可因噎廢食也真公早已見及矣

天下有幸免之吏則必有不幸之民夫吏之不貞法之所

猶有當舉而未及者用敢隨其所長形之論薦以備采錄

其中所長必有可取大臣更加詢察或特加旌擢或籍記中書其中必有奮發爲清時之用者也

宜黜也。宜黜而以幸免，則凡不良之吏知罰不及己，將安意肆行而無所忌。欲民之不受弊，得乎版籍混淆，貧富易

位。奉文推排，邑令得人，升降適宜，民賴其利。邑令志不在民，一切付之鄉保吏胥之手，飛走賣弄，聽其自爲，需求如志，則以上等之戶降而爲下等，賄賂不至，則以百金之產增而爲千金。牒訴紛然，一不受理，遂使冤憤不平之氣，無所發洩。同時並作，不能殲壓解散，一邑轟然，幾至生變。直至守臣下縣，毀不公之籍，人情始定。爭鬪始息，皆由不良之吏得以幸免故耳。

學仕遺規補編

卷四 策略彙抄

五

察吏所以安民，縱貪必至滋亂，言之極其懇切。

軍政修飭全在平時。若統戍得人，常有教閱訓練之勤，無培翫股削之害。原不須州郡節制，其如廉介公勤之將未易多得。殿司遠在行都，帥憲亦相去數百里，近而可以巡察者，莫如州郡。又以原無統屬，不敢過問，則軍政廢壞。將有不可勝言者，是以數十年來，士卒不如向時之精銳，舟船器械不如向時之整備，正以戍將多非其人，又無從考察之者。遂得以肆其貪慾，揩剝之私，士卒無所告訴，故爲一戍將之私計，則以受制節於本州爲非便，爲一軍數

千人之公計，則以聽節制於本州爲至便。在戍將之公廉無私者，亦喜其本州節制，呼應靈通也。

置軍於州郡，事力寡弱，若受本州節制，則用度之窘缺，可以補充。出師之糧餉，教閱之犒賞，可以仰給。其有勞效，可借本州保明，其有利病，可望本州申述。蓋州郡與本軍合爲一體，凡事相爲援助，則在本軍爲力也。易若州郡本軍各爲一家，凡事不相左右，則在本軍爲力也。難如前歲追捕海寇，方其出軍之時，本州給備糧餉，犒以酒肉，而又合民船以助其勢，僱水手以助其用，曾有州郡老吏私議本

學仕遺規補編

卷四 策略彙抄

六

州從來只是移文督責，何須枉費官錢，蓋其熟習見聞如此。今若仍前不相聚屬，自今或有緩急，雖聽州郡調遣，而無節制之柄，必不肯資助。倘使統戍得人，猶恐未能獨辦其事。況一有庸謬之人，監居其選，既無州郡督責，又無州郡應副，豈復肯盡心竭力，以收捕盜賊爲己責乎？

駐軍之地，必須文武官互相聯絡，撫綏彈壓。平時可以省事，恩孚遇有軍行，可以一體照料。故後世有兵民不可不分之勢，而不可無分而不分之意。自宋迄今，不可易也。

爲政之道盡人事而後徵天道。天道至微而難知。人事至著而易爲。舍易爲而求難知。則爲不知。先其微而後其著。則爲失序。堯舜禹綸相告戒之辭。詳矣。傳道則曰執中用。人則曰九德。治民則曰六府三事。至論天道。則歷象授時之外。未嘗有片言焉。三聖賢於天道。豈有所未達哉。稟所宣爲。而求之恍惚荒誕之域者。聖賢所不取也。宰相之職上致君下澤民。賢才列乎位。教化行乎時。風俗美於天下。倫理正而禮樂興。中國尊而外藩服。有生之倫。各遂其性。學仕遺規補編

卷四 策略彙抄

七

而無乖戾鬪爭。則可爲盡職矣。不必矻矻然探其所難知。以爲誇美也。能盡其職。雖日月失明。寒暑不節。無害其爲治。職有未盡。使天地位而萬物育。亦何益於民乎。漢史稱丙吉不問死傷。而詰牛喘。以爲知大體。此非君子之言。民至相殺傷於都市之內。政教不振。民俗隳壞。其爲變亦甚矣。豈非宰相所當憂乎。舍此不問。而恐陰陽不和。何其迂且妄也。

問牛喘事。史書傳爲美談。實無裨於治道。丙相之賢。原不關此。先儒蓋屢言之。此論更爲警切。

自先王養士之制亡。而天下無全才之士。學術各隨世之所尚而變。觀乎世之所尚。而士可知也。西漢尚經術。故士多通經達理。東漢尚風節。故士多能自重而不役志於利祿。唐尚諫諍。故多抗直之士。惟晉祖元虛而尚清談。士生其時。能以恬淡寡欲治身。而以簡樸不煩鎮俗。夷然有等貴賤齊死生之意。王導以此興江左。謝安以此勝苻秦。庾冰王彪之之流。皆以此見重於世。士之用學術。猶工人之用器。器之用雖不同。然利者愈於鈍。有者愈於無。挾其所聞。知以應當世之事。其不合者鮮矣。方未用時。計畫規度。學仕遺規補編

卷四 策略彙抄

八

天下之得失利害。素定於心。及居乎位。則舉而施之。如出物於懷。取金帛於藏。而陳之中庭。快乎其無難。沛乎其不窮矣。宜其無不當也。若諸葛孔明。范仲淹。身在布衣。已有宰輔之志。人亦以其志望之。及其得志。果不失人之所望。是豈待言語而見哉。以言語自表異者。類多夸誕之士。若般浩者。夸誕之尤也。

聖人治天下。立法嚴而行法恕。嚴者。所以使民知其可畏而不犯。恕者。所以法行而人猶得以自全也。昔者讀酒誥之書。嘗疑武王欲殺羣飲者爲過甚。武王豈好殺之主哉。

其爲是言也。蓋愛其民之深，而人不知也。示之以姑息，阱民於死地，而後刑之。孰若先之以不可犯之禁，使民不陷於罪之爲美乎？聖人之用心，不苟以悅民。吾使民陰受其惠，此仁之至也。

古之聖人行仁義之政，慮不足以盡天下之變。於是推仁義而寓之於法。使吾之法行，而仁義亦陰行其中。故望吾之法者，知其可畏而不犯；用法而誅其民，其民信之。曰：是非好行法也。欲行仁義也。故堯舜之世有不誅，誅而海內服其公。以其立法善也。夫法之立，其意將以利民。法苟足以利民，雖成於異代，出於他人，守之可也。誠反先王之道，而不足以利民，雖作於吾心，勿守之可也。知其善而守之，能守法者也。知其不善而更之，亦能守法者也。所惡乎變法者，不知法之意，而以私意紛更之。出於己者，以爲是出於古人者，以爲非。舉天下好惡之公，皆棄而不用，而一準其私意之法，甚則時任其喜怒，而亂予奪之平。由是法不可行也。蕭何曹參，世所謂刀筆吏，其功業爲君子恥稱焉。然何之立法，參之善守法，後世莫及也。當秦之亡，其患不在於無法，而患乎法之過嚴。不患乎法廢而不舉，而患乎

自亂其法。故蕭何既損益一代之典，曹參繼之，即泊然無所復爲。參之才，何之所畏，非不能有爲者也。特恐變更而或致於亂，不如固守之爲萬全爾。

沈約齊之鬻國小人袁粲宋之忠義大臣也。粲拒蕭道成而不納，結諸將而謀誅之，勁氣峻節可比漢王陵。王允有古豪傑風，視褚淵輩直狐鼠耳。其計之失在乎知人不審，以謀語淵，乃淵貳粲而敗。非粲貳社稷也。使天未遽亡宋，斬道成而夷其黨於粲，何有哉？其不能成功者，特以威權去己，道成之勢已盛，而然非粲過也。約不明其本心，而文書生也。見前兩句，卷四策略葉抄

致細故以罪粲。謂粲不肯當事，門無雜賓，物情不接，故及於敗。此何足罪粲乎？宋明帝以苛暴御下，不欲政出羣臣。內外之臣有職望者，必翦除之。粲不敢招權以抗其君，故遭釋勢利，使其君不疑，競進趨附之徒，卻去而不與接事君之義。宜如是也。約擅利鄙夫，不達君子之道。觀其罪粲之言，其心可知矣。區區富貴，曾何足言？而求之者，棄名節，損禮義，不顧軀命，而惟恐失之。如約之所得，不足以當一笑。甚至於鬻國弑君，以固其寵，而卒不免悽愴而亡。奚若守道以死之爲愈乎？後之患失而貪得者，視粲與約亦可

以知所處矣。

論古有識足見讀史不徒記故實填腹笥也。

學者之患在乎慕古而薄今。今聞其出於古則以爲善。雖有未至不察也。聞其出於今則以爲不善。雖有至者不察也。此道之所以不明。而所學者非也。秦以下言治道者莫如漢之賈誼。董仲舒。王吉。唐之魏徵。陸贊。宋之范仲淹。司馬光以比於三代聖賢匡世範民之政。其中不無可議。要之皆切於時務。足以救時而振俗者也。遵而行之於世道不無裨益。未可以其非古而忽爲不足行也。

學仕遺規

卷四 策略葉抄

主

不論行之有益無益。惟慕古而薄今是古而非今。皆道之不明。而學者之病也。推之凡物以古則貴。以今則賤。愈古則愈貴。不問適用與否。皆倣習也。

高拱

字肅卿。履

見前

天人之際。其理甚微。而談者甚詳。然在天有實理。在人有實事。而曲說不與焉。陰陽錯行。乖和貞勝。變而爲沴。雖天不能以自主。此實理也。防其未生。救其既形。備飭慮周。務以人勝。此實事也。至謂天以某災應某事。是誣天也。謂人以某事致某災。是誣人也。皆求其理而不得。乃曲爲之說。

者也。

古之言天者。曰天垂象。見吉凶而已。未始推所爲也。言事天者。曰克謹天戒而已。未始著所招也。乃如庶徵之說。詳於洪範。其休徵曰。肅時雨。若。又時暘。若。哲時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其咎徵曰。狂恆雨。若。僭恆暘。若。豫恆燠。若。急恆寒。若。蒙恆風。若。言感通之靡忒也。若曰。天人一理。卽呼吸動靜。皆有所關。而不可不謹云耳。君子以是求之。得其意焉可也。如以其辭而已。則貌何以爲雨。言何以爲暘。視何以爲燠。聽何以爲寒。思何以爲風。別時雨必有時暘。是學仕遺規

卷四 策略葉抄

主

肅則不必乂也。時燠必有時寒。是哲則不必謀也。而恆暘必無恆雨。是有僭應。則無狂應也。恆寒必無恆燠。是有急應。則無豫應也。初豈若是膠固乎。其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言修弭之當豫也。若曰。君臣一體。卽大小不同。而莫不當謹云耳。君子亦以是求之。得其意焉可也。如以其辭而已。則王何分於歲。卿士何分於月。師尹何分於日。矧王省惟歲。則月在其中。卿士可無省也。卿士惟月。則日在其中。師尹可無省也。而積日爲月。則師尹之省亦卿士也。積月爲歲。則卿士之省亦王也。初豈若是局滯乎。

孔子之春秋也。書災異不書事應。以災異之不可以事應言也。乃其理自如此。如必符之以箕範。則書大雨者必求何事之狂。書大旱者必求何事之僭。書無冰者必求何事之豫。書噴霜殺菽者必求何事之急。書六鶴退飛者必求何事之蒙而可乎。論災異者必當以春秋爲準。其意眞。其辭直。確乎不易。而於箕範。則取其意。不以辭害焉可也。

書災異不書事應。春秋之法。確不可易。故洪範之辭。不可泥也。

天有天之道。人有人之爲。易之濟雷震而恐懼修省。乃君子之德。不自己爲。猶孔子迅雷烈風而變也。詩之敬天

怒渝。無敢戲豫馳驅。以爲天且變焉。而顧泄泄謔謔。不以爲意。將不於其變者逢乎。是故敬修而不敢怠也。此皆人事當然。不可不盡。堯之所以禱於桑林。固此意也。若夫災之所以然。則天道運行。微乎微者。人可能測識者哉。

自斯義不明。乃有稱乾封餘烈。如公孫卿。公孫宏之流者。乃有旁摭曲證。牽附無當。如京房翼奉之流者。必謂天爲有意。是故陳規者。則求其意於此。而貢誤者。則求其意於

學仕遺規補編

卷四 策略 葉抄

三

學仕遺規補編

卷四 策略 葉抄

三

彼然皆不得其故。君子所不道也。

夫天之災。猶人之有疾。必有其徵。在天則見於象緯。在地則見於山川。在物則爲鳥獸草木之妖。在人則爲奸宄寇賊之戾。其氣之方舛。可知其所底止。既難以窺而復之。遲速又難以度。可畏孰甚焉。於是修人事以勝之。庶乎有不爲害。不然。乃亦不至於太甚。而可從容以需其復。苟遂不爲之所。則將有不可救藥者矣。是故謹疾者。必爲之求醫藥。寡嗜慾。節飲食。慎起居。以固一身之元氣。謹火者。必爲之脩紀綱。審法令。進忠實。黜讒邪。省刑罰。薄稅斂。蠲逋負。

無恐也。如其弗備，不災猶未可。其如有災，何哉？

是故聖人之事天也，純乎敬而已。非因無災而弛，有災而

始致也。惟其所太過不及者，則爲之財成輔相焉。其於民

也，純乎仁而已。非因無災而輟，有災而始加也。惟其所憾

於天地者，則爲之補助焉。然而人事盡，天且賴之，固不能

以終違也。茲所謂實者也。達乎是，則所謂天聰明，自我民

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達於上下者，可得其意焉。則所

謂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可得其意焉。不然，而徒訛訛爲議，迄無捐歸，則豈惟有盜

學仕遺規補編 卷四 策略彙抄

五

於春秋之旨，亦非洪範之意，所以示人者矣。

法者天下所共守，而不容毫髮易者也。自通變之說興，而轉移之計得，欲有所爲，則游意於法之外，而得倚法以爲奸，欲有所避，則匿情於法之內，而反借法以爲解。愛之者罪雖大，而強爲之辭；惡之者，罪雖微，而深探其意。詎惟張湯輕重之心，實有州牋高下之手。是曰壞法之習。名節者，士君子所以自立，而不可一日壞者也。自苞苴之效彰，而廉隅之道喪。義之所在，則陽用其名，而陰違其實。甚則名與實兼違之利之所在，則陰用其實，而陽違其名。甚則

實與名兼用之，進身者以賄爲禮，鬻官者以貨準才，徒假

卓茂順情之辭，殊乖楊震畏知之旨。是曰驥貨之習。平

易可以近民，公寬可以得眾，而乃曲求小節，務在深文，事

有當然，故抑滯留難以爲得。賦有定數，必剝民多羨以爲

能，罪不原其情，而以深入爲公過，不察其實，而以多奸爲

直，是曰刻薄之習。同心始可爲謀，協力斯能濟務，而乃

各爲異同，互相彼此。事出於己，雖甚不善，而必要其成，事

出於人，雖甚善，而每幸其敗，如弗敗也。猶將強躡其功，苟

無成也，必且曲嫁其禍。是曰爭妒之習。古者賞不踰時，

學仕遺規補編 卷四 策略彙抄

六

冀得速勸，罰不踰時。冀得速懲，是故人心快而事功興。今

也，一日之事，動滯數年。一人之事，動經數手，去無程限，來

不責遲，苟有微嫌，遂成永避。常使薰蕕同臭，功罪並途，漏

網終逃，國有不伸之法。覆盆自苦，人懷不白之冤。是曰推

委之習。人之百體，疴痛相關，手之爲足，亦以爲手目之

爲耳。亦以爲目。是故聯屬而成身。今也武則非文，文則非

武，出諸科甲，則羣嚮之，甚至以罪爲功，非出諸科甲，則羣

抑之，甚至以功爲罪。常使多助者昂，寡助者低。昂者志驕，

每襲取而鮮實，低者氣沮，多譖讐而惰汙。是曰黨比之習。

作事貴乎謀始遠慮則無近憂乃以因循爲心以鹵莽爲計無事則不爲遠慮聊徇故事圖僥倖於目前有事則顛頓倉皇不度可否徒摭拾以塞責名爲救時適增其擾名爲興利益重其害是曰苟且之習 辭有要則政有恆議論多則成功少而乃彼之所是此之所謂非也甲之所否乙之所謂可也事方立而忽奪其成謀未施而已洩其是曰浮言之習

茲八者之流弊原因積漸而釀成其患亦必積久而愈大

學仕遺規補編

卷四 策略

七

惟於舞文者無赦以一法守貪婪者無赦以清汙俗崇忠厚則刻薄者消獎公直則爭妒者息覈課程則推委者黜公用舍則黨比者除審功罪則苟且無所容核事實則浮言無所受譬諸人之一身榮衛自足苟亟除其大蠹而徐調其元氣則不惟弱可使強而調之既久延長之道固在斯矣

八者之弊語語切中其教弊之法亦切要不煩毋視爲官場泛論紙上空談也

地方盜賊多起於有司貪殘而養成於蒙蔽及其勢成

乃爲招撫之說苟且目前我以撫款彼亦以撫款我東且撫西且殺人非有撫之實也徒以金帛羊酒宴犒以寵之百姓之苦如彼而賊之榮利如此斯不亦爲賊勸乎偏地皆賊實由於此必須將山洞海洋之賊大加懲創然後撫恤瘡痍休養生息乃稱平定

地方多盜而有司愈怯所以翦除之者非可以急遽爲也務修弭盜之實而不可多弭盜之文弭盜之實在未生者防之使不得生已形者制之使不得逞是處有兵可以隨手而用凡有動作一二卽捕獲之勿俟其多又寬首贓未

學仕遺規補編

卷四 策略

八

盡之法使捕者有利可誼而肯向前其賊夥眾大者必密招賊中之人宥其罪許以擒獲賊首而遂有其財且得永爲良民利之所在其中必有自變者正不必出榜文激之而使愈爲備也多盜之區民有被劫被殺而不以報官者曰官不爲理徒益重寇怒也故盜益熾而民益受害無所控訴使有司以捕盜爲務凡健俠不務生理出而之他者必令里甲報知窮其所往而拘治之又安得肆意於外流毒鄰封乎上司亦以稽察爲務凡捕獲強賊審出何州縣

人卽問該州縣官此人無貢出而之他何以不問彼又何敢不稽察而徒安於本境之無失事乎各處有司皆宜飭示於先責成於後各使本境之人不敢出出則必有所稽察外來之人不能存存亦必有稽察盜雖不能遂絕亦必漸少矣

此保甲所以爲弭盜之古法也卽在近日行之其效莫切於此惟在行之得其要耳

所謂不能正法者非不能行法也彼時亦有叛卒受戮者

而真正巨惡莫敢誰何徒取一二醞醗之流塞責其委曲

學仕遺規補編

卷四策略集抄

三

於叛卒而遷就以圖了事之意非惟叛卒知之天下人皆知之也至於官司則每加以激變之罪蓋叛卒難處而官司易治易治者之加嚴正欲見難處之當寬其委罪於官司而遮飾以圖了事之意非惟官司知之天下人皆知之也此皆當時主計之臣暗懦規避不肯爲國任事徒依違苟且於目前而國法大壞不可收拾莫如先正叛亂之罪而不必連及官司若連及官司卽有輕重不倫爲叛卒者曰吾輩雖有人抵罪而知府亦已不利吾之計已得矣地方有司何以行法單卒有不利有司之行法者必將曰吾

只閉城呐喊何愁有司之不得罪是率天下而亂也何以爲朝廷之紀綱哉即使知府誠有罪亦不當於此併論庶使天下皆知法在必申不可一毫假借不惟可以振一時之紀綱而萬世之紀綱由此而振不惟可以安一郡之心而天下之人心由此以安也

有司雖有啟數之咎而叛卒業已生事自須先治叛卒不可先懲有司使叛卒以此得計益長刁風有司有罪隨後另懲可也

學仕遺規補編

卷四策略集抄

三

沿邊牧民之官有疆場之責卽以有才力者爲之猶懼不堪優厚而作興之猶恐不振乃官其地者非雜流則遷謫待之既薄志意驟阻又何望於展布蓋徒以地苦其人而不曾顧人之苦其地也徒以邊方爲遠地曾不思遠地安然後內地安也國家用人不當爲官擇地只當爲地擇官這方旣係緊要之地尤宜以賢者處之惟以智力不以資格有能保惠困窮俾皆樂業者不必論其出身資格用之比內地超遷有捍患禦敵者以軍功論不次擢用無益地方者降之觀望推委誤事者輕則罷黜重則軍法治罪既開功名之路於前則不肯不盡其力又有嚴罰於後則不

敢不盡其力庶修職者多邊方有賴也。

用舍必循資格豈爲邊地擇人之意乎。

天下雖大實則如人一身必是血脉流通頂踵皆至然後可以爲人若使遠方功罪之實爲在上者所明照在上綜威之意爲在遠者所周知誰敢不畏敢不修職萬里之外如在目前治理之機可運掌上聖人能使中國爲一人用此道也。

史稱漢相曰高祖開基蕭曹爲冠孝宣中興魏丙有聲號

其行事鄧侯何以叔平陽_肖以守高平_魏以嚴明博陽_內

學仕遺規補編

卷四 策略策抄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而選舉兵部自尙書以下其兩侍郎使之每歲更迭巡邊科道部屬內擇其通變特達者二三人以從使得周知道里之遠近關隘之要害賊情之虛實事勢之緩急一旦有急所以遙度而往核之者不慮無其人矣

二曰舍短以用長人之才能有所長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蔽人之常情亦必有所懲於前而後有所警於後吳起殺妻忍人也而稱名將陳平受金貪夫也而爲謀臣管仲被囚而建霸蓋明三北而成功顧上之所以駕馭而鼓動之者何如耳故曰用人之仁去其貪用人之智去其詐

學仕遺規補編

卷四

策略錄抄

三

用人之勇去其怒襲耆守關將士以驍勇强悍稱者多以過失罪名掠棄於閒散之地夫有過失罪名其在平居無事誠不可使處於人上今值多事其驍勇强悍亦誠有足用也且彼擯棄之久必且悔艾前非以思奮勵今誠委以數千之眾使得立功自贖彼又素熟於兵事加以積慣之餘其與不習地利志圖保守者功宜相遠矣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是所謂使過也

三曰簡師以省費善用兵者取用於國因糧於敵猶且日費千金今以中國而樂外寇非濟輓則無粟非征輸則無

財是固不可以言因糧於敵矣然則今日之師可以輕出乎北地多寒今炎暑漸熾敵性不耐我得其時一也敵恃

弓矢今大雨時行筋膠懈弛二也敵逐水草以爲居射生畜以爲食今已蜂屯兩月糧草殆盡野無所獵三也以臣

料之官軍甫至彼跡遁矣惟有簡師一事猶可以省虛費而得實用夫兵貴精不貴多今於萬人之內取精健足用者三分之一餘皆歸之京師萬人之聲旣揚矣令密歸京師遠關不知是萬人之威猶在也而其實可以省無窮之費豈不兩便哉況今官軍一出戰則退後功則爭先亦非

學仕遺規補編

卷四

策略錄抄

三

守將之所喜彼之請兵徒以事之不濟則貲有所分焉耳誠於邊塞之卒以其所以養京軍者而養之以其所以黨京軍者而賞之旬日之間數萬之眾可立募於帳下奚必自京而出哉

四曰屯田以給食兵以食爲主無食是無兵也遠徵轉輸水陸千里踏頓捐棄十而致一軍官既不堪戰陣又使無事坐食以益民困是與敵爲謀也三關之戍方以戰守不暇耕農誠使京軍分屯其地給種授器待其秋成使之各食其力寇至則授甲歸屯遙爲聲勢以相犄角寇去仍復

其業因以其暇繕完敵所拆毀邊牆亭堡以遏衝突如此雖未能盡給塞下之食亦可以少息輸餉矣此誠持久俟時之道也

五曰行法以振威臣聞李光弼之代子儀也張用濟斬於轅門狄青之至廣南也陳曠戮於帳下是以皆能振疲散之卒而摧方強之寇今武臣之失機者往往以計倖脫朝喪師於東陲暮調守於西鄙罰無所加兵因縱弛不惟不寘之罪而復爲曲全之地彼亦何憚而致其死力哉夫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也今總兵官之頭目動以二三百計彼

以爲失機養威，蓄憤。惟欲責以大成，而小小挫失，皆置不問，則我師常逸，而兵威無損矣。

八曰嚴守以乘弊。古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蓋中國工於自守，外寇長於野戰。今我卒新破，彼勢方劇，若復與之交戰，是投其所長，而以勝于敵也。今宜嬰城固守，遠斥堠以防奸，勤間諜以謀敵，熟訓練以用長，嚴號令以肅惰，而又頻加犒享，使皆蓄力養銳。我足則彼日以匱，我盛則彼日以衰。我怒則彼日以曲，我逸則彼日以勞。我堅則彼日以虛，我銳則彼日以鈍。索情較計，必將疲罷。學仕遺規補編

卷四 策略策抄

三

奔逃然後用奇，設伏悉師，振旅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迎邀夾攻，首尾橫擊，所謂勝於萬全，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上計也。

馮從吾

字仲好，順見前

儒者立言所以明道也，有得於道，雖淺言之而常合，無得於道，雖深言之而常離。知此而董揚王韓，優劣辨矣。仲舒時道術混淆，舒下帷發憤，潛心大業，其識已高。且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自博士時已然，其行又何卓也？漢景帝後，仲尼之道蔑如。武帝襲文景業，一切制度，尙

多闕略。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郡舉茂才孝廉，皆自舒始。發之此其議論，鑿鑿可見，諸行真足羽翼道術，裨益世教者。其著書立言，雖平易亡奇，要之與道合也。真西山謂西漢儒者，惟仲舒一人，余以爲知言。揚雄製作，允稱深奧，而行事似不副之。如太元果元也，眾人不好與元何，損而汲汲於解難之作，比之天地，未已也。而又比之與謨，比之雅頌，未已也。而又比之蕭韶，既曰雕蟲之技，壯夫不爲，而又不勝其誇張得意之態。深於養者，顧如是乎？屈原雖過於忠，而耿耿一念，誠可以愧世之人。臣前學仕遺規補編

卷四 策略策抄

三

懷二心者，何物子雲？敢作反騷以駁之。雄之出處大節，君臣大義，豈待上劇秦美新頌而後決白黑哉？反騷一篇，可反觀矣。縱其言高出蒼天，大含元氣，與道術世教何補？雄也不過詞人之雄耳。其於道，尚可在離合閒論哉？兩漢以降，歷魏晉六朝，而吾道益陵夷，不可振。王仲淹起隋之末，造當眾口曉曉中，慨然以著述爲己任，其立言指事，一裹於仲尼，故曰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即此一言，人品學術可知矣。或以太平十二策，姍而出處，不知開皇孰與新莽，若以雄而律通，則與微美吹齊何異？況獻策不報，卽幡然

賦東征之歌退而謫道河汾其屢徵不起此其於出處閒

朝陽論
忠介

豈不大有可觀哉明道稱其極有格言考亭稱其循規蹈矩誠謂其與道合耳通之後越百餘年而得韓愈氏愈之文天下宗之而不知因文見道蓋亦有足多者唐以詩賦取士故學者不得不取材於諸子百家而孔孟之傳不絕

如綴愈獨舉堯舜以來之統歸之孔孟此非有獨得之見

者能之乎佛氏之教浸淫人心愈上表陳言雖蒙竄斥其志不隳其有功於吾道何如許由龍逢伯夷皆特立獨行

之士皆可以維綱常而扶宇宙愈作通解惓惓於三師之

學仕遺規補編 卷四

三

教其有功於世教又何如愈之爲文豈顰顰刻畫於詞句

聞哉惟上書及門其出處之際尙有遺議愈於吾道蓋合

者多而離者少也程子所以謂愈亦近世之豪傑也噫三

子之爲文也淺而於道也合雄之爲文也深而於道也離

此董揚王韓優劣之辨也

朱子於王通雖有不足之詞其學術純正固與董韓同有得於孔孟之道者也揚雄莽大夫文章出處悖道遠矣以明道定四子優劣確不可易

凌義渠字駿甫浙江烏程人明天啟進士官大理少卿

本

士人久沿譯張爲幻之風宿習難醒必明開條款著爲章程如川行之有堤防方足遏其橫奔潰決之勢如車轂之有軌範方足正其詭遇獲禽之思擇其切要列爲八條以俟申飭

一曰崇經孔子刪述六經垂訓萬世及門之徒皆身通六藝漢承秦火之餘以明經取士當時大儒若董仲舒劉向蕭望之輩皆兼通數經繼後雖分經取士然未嘗不貴博雅淹通也蓋天地間名理畢具六經大文章大事業俱莫

學仕遺規補編

卷四

三

能外今士人本經業多鹵莽他經猶不寓目朝夕誦讀惟是坊肆濫刻何當施用若能大其精神研經味道文采蘊藉必有可觀從今場中試卷必全場能博涉經書融會旨趣者亟收之其浮華不根疎淺無味者勿錄也

二曰依傳夫傳註爲六經羽翼當年大儒若二程朱子蔡元定胡安國陳澔輩皆精心理解提要鉤元闡前聖之窮奧惠後學以梯航頒文學官爲程士法式諸士體其成言自足發揮妙義何乃明棄師說蹈空求奇昂曲徑而背周行忽型範而幾躍治無怪一入仕途輒多不軌不物自今

制義必準傳註。其明爲背謬者，概勿收錄。

三曰切題。有題乃有制義。近日士人全無體認。漫衍浮夸。掩卷讀之。不知何作。夫無儀的而妄射。雖中絲毫不爲巧。

無根底而敷華。卽炫眾目。總爲妖服。官而不顧職業。營私而不顧身名。此生心害政之左驗也。自今試卷必須切題。闡發有全不相蒙者。雖工弗錄。

四曰當體。書曰：詞尚體要。制義有體。猶身有五官。雖貴神俊。而位置不可顛越。近日士子藐視矩矱。恣意猖狂。則顛倒甚也。限字有格。而或汎濫浮淫。冗至千餘。則駢枝甚也。

學仕遺規補編

卷四 策略 藝林

至

或題中虛字不過助語。而牽纏不已。則支離甚也。又案牘俚言。漫入聖賢精語。則猥鄙甚也。至割裂拔扯。恢張高大。非其文義。則荒唐甚矣。凡皆體要不存。踰閑蕩檢之先證也。自今取士。須準先輩法程。違者不得混收。

五曰達詞。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言貴達意也。易曰：風行水上。天下至文。貴自然也。沈約亦云：文有三易。句易讀字。易解。使事易知。近日有一種不可解不可讀文字。實多暗澁不通。而好僻者喜之。試觀唐虞三代。及漢唐宋諸大家。曾有此否。卽殷盛周誥。聞近偏聲說者。猶謂出於伏生年。

老之訛。况其後新莽援之作大誥。以欺世。夫新莽之心術。不可學。新莽之文。曷可學乎。自今爲文。惟取達意爲上。其晦澁不可方物者。必斥不錄。

六曰讀史。夫名理具在六經。而行實載諸列史。苟能廣推博覽。考古知今。則事變糾紛。自能洞觀其要。故武侯云：才須學也。士人但知塾師鉛槧。自甘蔽塞聰明。卽歷代史書。或難偏觀盡識。而通鑑綱目。何可不寓目經心。從今試卷。須徧閱二三場。必其洞晰古今。博雅成章者。方準收錄。若舛錯虛浮者。縱首場可觀。必勿許錄。

學仕遺規補編

卷四 策略 藝林

至

七曰革僞。夫書有真僞。旨趣自別。有識者何難鑒裁。自經書列史外。諸子百家。其可供文人薈撮者。儘多。近有一種僞書。淺俗猥庸。讀如嚼蠟。所載帝王周孔之言。不根經傳。無識之人。津津稱引之。凡以飾詐驚愚。誣民惑眾。其於文章大文章。反蔑如也。此詐僞得售之象。非盛世所宜有。自今士子。不妨博極羣書。而竄竊謬僞者。必斥。

八曰識務。語云：識時務者在乎俊傑。國家以文章取士。正欲於毛穎間覘其經濟。選來士子。全副精神。祇寄首場。至於後場。不過臨場轉砌。一切世務。原無講究。主司鮮能留

意真才前場取中始覓後場前場偶落後場卽有賈董真

才何繇物色士之騖浮華而闇實用則始進之路然也自今取士參酌後場其有練習彝典通曉時務如天文地理

兵農禮樂屯鹽鼓鑄律令河渠之類能舉大議而中機宜者卽前場不中亦亟收之若虛謬無當前場可觀亦弗錄也

文事必兼武備斯時猶爲三年之艾諸士中有能演習武書及百將傳而能發揮中窺者猶當急收之遠可備中樞節鉞之選近可資郡邑保障之材在於選擇者留之意云

學仕遺規補編

卷四

策略

步

藝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div

賊路之遠近險平何如此賊之狡桀悍勇爲誰可諭之順

者令其歸順能爲大兵作鄉導羽翼者招之効力輸誠立

加踰格之獎賞是卽今日勦逆苗平黔禍之一策也

請課言路之實效歷年京鈔所傳章奏往往摘細節不事

爲言者今或擇三法司嚴正不撓者掌各班論奏而定其

是非功過其有知要得體能言敢諫與夫識能發積來之

虛弊言能陳向來待更之條端則計功錄績俟到一考按

勞轉遷庶幾收言路之實益得直臣之隱功

請行久任之超遷人才各有長短職有柄與不稱唐虞五

臣終身一職職皆盡分蓋職以久而後精分以專而始成

也至如漢代或長子孫或延累世故中間少轉遷之吏弊

多久任之實勤人心少詐吏治不欺而胥吏杜增減簿書

之蠹小民省迎新送故之費此中所全不少縱不能如唐虞之終身一官兩漢之吏長子孫若三年考績明則晉職久任以俟成功幽則一年教飭再降級三年然後黜削及焉如三年陟明六年奏治官仍舊地秩則實陞迨歷任六年九年卽以陞級晉階之實品立晉顯班則官無襲取之功名民收漸摩之實福國亦丕享久道化成淪肌浹髓

之化理矣

請定詞林之課程翰苑之遷轉自昔翰苑爲儲相之地今

日雖不盡然要之自是清華之選將來多處卿貳之班乃

翰林館課祇在詩賦詞章之學文或祇於朝內遷職晉階

氣質高朗者積學善問未嘗不通於國事民情要之所習

者詩賦詞章而責之以經世實務未免有學非所用之弊

自今或宜詞館定課上自六經孔孟之道德下至古今治

理之經猷按節實學務明底裏期於有裨世用如制作詩

文則務以兼通古人雅頌詔誥體裁力宗典雅而不流於

學仕遺規補編卷四

織巧靡麗庶幾學文章之日卽學道德經濟之日文章果

已成家則必外歷府道州廳之任使知民情政事內經科

道言責之任使知贊治匡君迨歷試多宜卽將來處之議

政之地庶幾可當國家大任

請重國子監之教養京師首善之地翰林關於道術人才

其次則聚名臣勳舊子弟及貢監俊秀歸於國學其關於

道術人才亦至重也今於司監大員慎擇名臣課士法程

嚴設條規可謂詳矣然其所以課之者仍不離通塞時文

而無關於道德經濟淵源其所以選造亦止於積貧累考

而無與於成德達材徒爲士子出身一途耳惟於其謀試

務令迪以成德達材實義一如教養翰林之式人必慎擇法必切實庶幾厚養良誨之下當有實才挺出以供國家之用且可以京師首善之良法作四海學校師儒之儀型國學之重姪美於古式煥於今矣

請慎擇侍衛之選周書問命篇曰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以旦夕丞弼我后出入起居罔敢不欽則知三代盛時不但公孤卿尹擇人必慎卽左右侍從亦莫不慎擇正人也漢猶近古故袁盎東方朔司馬相如孔安國輩皆以文章傳學仕遺規補編

卷四

毛

學仕遺規補編

卷四

毛

隨時物色此中亦可儲蓄將相人材

請培植滿漢之人才國家統一四海中外一家而滿洲漢軍係從龍之彥皇親勳爵靡官不有臣平日讀書窮理不揣拘迂詳究教養之法夫人性皆善義理無窮非學不知非問不明況夫致君澤民之道練兵禦寇之方俱載經籍備於先覺雖生知安行亦必學古從師商書曰學於古訓乃有獲又曰好問則裕凡以言欲知欲能必好古而學尊師而問也是惟少壯所學一準經時濟世之旨務求知明行當之規先講君臣父子之倫常次明立朝佐兵之規知學仕遺規補編

壯健便令披甲當兵自掙官職若更連甲亦不可披則督令習於農商謀養生之業如此則凡滿洲漢軍高下智愚無不各得其分而人無棄材風俗日盛矣此中全在精擇良師勤行考察有功者立加獎賞誕慢縱肆者譴罰不貸不以貴勢而撓其法不以時久而怠其行且滿漢旗分貴賤文武各收觀成之效愈足爲漢人文武士庶作之儀型今制滿洲漢軍子弟習文者同文生以時文進身潛心課業習武者從武科出身記誦策論學習騎射技勇有一般才能即有一途出身至若彈琴下棋徵歌賦詩皆爲末技豈可以此誤子弟於虛文弱子弟之筋骨况滿洲漢軍之出於望族資質聰敏身材倜儻者文陟卿貳武陟提鎮關於治理人材者甚重又豈可導之入虛文浮華之路乎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明之使民宜之如教養滿洲漢軍之法正不可不變通神明者也

豐川先生留心當時要務不拘泥於古法空談諸條皆時務之最切者所宜講究也

魏禧字冰叔

見前

明義三途並用不廢更員况鍾蔚能陳信之徒厥有成效

若漢以掾吏立功名起爲公卿則不可勝數矣今之議者進吏員則曰明法練事賢於書生黜吏員則曰無詩書禮義以養其心而專事舞文巧法以桀黠得官幾何不害百姓也識者以爲漢吏率用士人以詩書禮義之徒兼明法練事之學故爲公卿立功名無足異者今宜倣古使孝廉明經茂才皆得補六部督撫郡縣之吏優其禮文開以仕路則大小吏莫不重廉恥惜功名不肯因緣爲奸是豈獨收他日吏員之用九卿督撫守令亦藉以寡過矣

曹參飲酒不治事後人謂是因時當大用確宜如此此則

學古遺規利編

卷四

董略

四

大不然呂后專恣惠帝憂憐淫樂不聽政豈一無所事事之日且漢之治平曷過文帝賈誼猶陳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九事後世莫不嘆爲治安良策卽欲與民休息然如眾建諸侯興禮敎壞俗諸事何莫非參之時所當行可行者蓋其故參已自言之矣曰臣孰與蕭何夫誼之策雖何有所不及參不能及何又安能以誼之設施責參乎後人贊參妙用遂若此時真無一事可增益者是參能自知而後之譽參者反不知參也故曰參卽守舊亦當勤於其職遂可飲酒不治事乎曰讀書不可以辭害義參當時天下

無事委任得人。緣其大綱故多閒暇。飲酒時多治事時少耳。史欲極言其清靜之功。以救紛更之弊。故不覺言過其實也。若日夜酣飲。一毫不事。則當時所歌其守而勿失者。何所守耶。晝一之法。曠廢多矣。又安能不失耶。夫子稱舜無爲而治。傳稱子嬪鳴琴而治。然則舜但默然端坐。而子

賤在單父。只一味彈琴耶。德宗任陸贊不專。閒以小人胡

寅。謂不用李巽。判度支。而用裴延齡。時贊當奉身以退。尹起莘。謂贊於賈耽。趙憬。盧邁。同爲相時。當去。何待貶逐。其說似矣。贊以君國爲已任。天下情以安危所欲匡濟者。原學仕遺規補編 卷四 陸贊見前

非一人一事。而德宗於贊亦非不信不任。若一人一事之故。不合輒去。必至小人盈朝。庶政盡舛。於潔身之義得矣。如君國何。吾謂贊之去。當在極論延齡。而上待延齡益厚之時。何則。上下之形已成水火。尙望言聽計從哉。此而不去。坐待貶逐耳。

閔本貞

安徽歙縣人
氏號未詳

魏叔子常以史鑑之可疑難處之事。課業生徒。積爲雜問。一卷余以爲造士之法。此其一端也。蓋事不師古。不足用。今然不能於古人之可疑者。推究而發揮之。則其是非與。

所以成敗之故。隱約而不明。游移而不確。他日措之事業。必不能盡其用。明初鄉會試四書疑一道。猶得古者考言之意。策問之體。可施於四書。而况史鑑之事乎。士不尚實學。雖日襲誠意正心之言。何補於治亂。迨後試策所問。對與帖括無異。欲求真才。豈易得哉。

陸贊

見前
字稼書。履

虞書曰。敷納以言。又曰。敷奏以言。此卽對策之始。但其時有策之實。無策之名。至漢鼂錯。公孫宏。董仲舒之徒。以策顯於時世。遂謂對策始於漢。其實非也。策之體。與奏疏相

學仕遺規補編 卷四 陸贊見前

望

爲表裏。自其立朝之時。因事上獻者。則謂之疏。自其進身之始。承問敷對者。則謂之策。就漢言之。如賈山之陳至言。賈誼之論治安。此疏也。卽策也。若鼂錯。公孫宏。董仲舒所對此策也。卽疏也。對策之制。誠古今不可易。此直上法唐虞。非特爲漢唐所爲而已。

欲收對策之益。而不去其弊。則將羣而爲剽竊。爲空疎。爲雜窮。爲迂闊。此其弊也。蓋士之所以爲剽竊者。以剽竊之售也。剽竊之所以售者。以其似於淹博也。夫剽竊之與淹博。易明也。淹博之文。出入今古。而不嫌其煩。究極天人。而

不嫌其奧鉅細畢陳精粗悉備而不嫌其雜剽竊者竊其貌不能竊其神飾於此不能不露於彼迥然不侔也誠有以辨之而去取之則淹博者出矣淹博者出則剽竊者退矣士之所以爲空疎者以空疎之售也空疎之所以售者以其似於清通也夫空疎之與清通易明也清通之文淺言之而自深質言之而自文粗言之而自精空疎者舉其一不知其二見其偏不知其全迥然不侔也誠有以辨之而去取之則清通者出矣清通者出則空疎者退矣士之所以爲雜霸爲迂闊者以雜霸迂闊之售也雜霸迂闊之學仕道規補編卷四策略第七

所以售者以其似通達似正直也夫雜霸之非通達迂闊之非正直易明也通達之言必依仁義而雜霸則刻核而已正直之論必切時宜而迂闊則塵腐而已迥然不侔也誠有以辨之而去取之則通達正直者出而雜霸迂闊者退矣

夫士之抱所學以進獻於上者非徒貴明其理又貴養其氣氣不壯則雖有積學鴻儒退縮而不敢自陳上又何自而收其益乎必使之無所疑畏士氣壯而言盡不至爲無用之虛名愚觀今天下之士猶不能無所諱忌對策之際

往往務合上意上之所是策亦是之上之所非策亦非之要以得第而止而主試亦兢兢磨勘是懼一有所觸不敢復登如此則氣何由得壯而言何由得盡乎故愚以爲策霸之弊不惟患其剽竊也患在有真實之見而不敢陳不惟患其空疎也患在有精詳之識而不敢獻不惟患其雜霸迂闊也患在有正大切直之言而不敢進自茲以往相習成風苟合取容何所不至故顧大開言路爲取士之本苟有益於國家勿嫌其懶苟有裨於民生勿惡其直雖有小疵勿輕棄之以養其敢言之氣雖有可疑勿深督之以養其能言之識今日能直言得失於風憲寸晷之間他日即能直言得失於堂陛森嚴之地今日之策卽他日之奏疏嘉謨嘉猷皆於對策收其益矣

禮也者所以納民於中者也刑也者所以納民於禮者也禮者天下之大範刑者天下之大防禮禁未然之前刑禁已然之後禁於已然者人皆見其效而以爲不可廢禁於未然者人或不見其效而以爲有可緩於是禮輕而刑重而爲治者徒思所以整齊乎天下不禁民於已然不知所以範圍於天下禁民於未然欲民之協於中也難矣

夫禮不可斯須去者也。君臣斯須無禮，則凌慢之端生。父子斯須無禮，則孝慈之恩薄。故禮之漸漬於肌膚者，固必待於百年而禮之範圍於日用，則不可或缺於一日。今以一日不可缺之禮，而誤以爲百年待興之禮，禮果若是其可緩乎？爲治者斷然以刑禮爲相輔，勿誤聽百年後興之說，則民之協於中者庶有日矣。

經術之已崇也，科目之已重也，頒於學宮者莫非古造士之方，登於天府者莫非古闢門之制。卽今之法興今之賢，天下之賢宜無不可興矣。然賢者不必盡，登者不必盡。

星社遺教神編 卷四 緯略

聖

上之求之者以實，下之應之者以名。由是觀之，則文武之臣亦非區區之法所能用也。逋欠之時蠲也，賑恤之時闈也，預徵私派火耗常例悉禁也。卽今之法安今之民，天下之民宜無不可安矣。然惠之出於上者未必盡被於下，禁之立於上者未必盡行於下。功令之所著，郡邑違之，郡邑之所行，猶胥撓之上之設法，以利民者無不至。下之爲弊以戕民者亦無不至。由是觀之，則天下之民非區區之法所能安也。

學仕遺規 卷四 緯略

良

賢禁鑽營也，而鑽營因之而愈甚。抑浮僞也，而浮僞因之而愈生。正誼明道者眾，捐爲迂闊，寡廉鮮恥者其賞其適時，上之課土者屢易其法，下之奔競者亦屢易其術。由是觀之，則天下之賢非區區之法所能興也。

制科則兼重也，事權則不相統也。有督臣以總攝之，有撫

提以分轄之，有京察以核文吏，有戎政以核武弁，有不時之糾劾以震懾文武之心。卽今之法用今之人，宜乎文皆亮采之佐，武盡干城之選矣。然在文吏，則推諉之意常多，

擔荷之力常少。在武弁，則身家之慮常重。宗社之計常輕。

所謂寬大之意，非有寬而無嚴，有緩而無急之謂也。未嘗

無文告而文告之所及必行乎人情之所樂而無行乎人情之所苦未嘗無禁令而禁令之所加必爲人情所易行而無爲人情所難行未嘗無刑威而刑威之所至必使天下羣以爲當然不使天下以爲可不然故有時寬以行之而不失爲寬大有時猛以行之而亦不失爲寬大有時緩以行之而不失爲寬大有時急以行之而亦不失爲寬大夫我之所行有以順天下之情則天下之人自無不從於我可行之一二人者亦可行之千萬人可行之一時者亦可行之萬世不必有更張之迹而自成畫一之規

學仕遺規補編 卷四 策略錄抄
善弭盜者不於其終於其始不於其著於其微唐虞之詰姦宄周官之嚴守望固弭盜也稷以播穀契以明倫者亦弭盜也司徒教稼穡鄉長趨耕耨者亦弭盜也用力不過三日赴役無過一人者亦弭盜也不足有補不給有助其於恤賦用其一綏其二者亦弭盜也家有禁黨有庠術有序使其父典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少而習焉其心安焉者亦弭盜也唐虞三代所以化行俗美外戶不閉者以其弭於未盜之先有此具耳

舊額存留有一項御賞一項之公務存留盜復則私派可

禁百姓可足在主持國計者惟知復一項則費一項之金錢不知裁一項則多一項之掣肘掣肘之害層累而下總皆小民受之小民疲罷逃亡其害仍自國家受之一切刑名錢穀務持大綱而止無益煩文可省者省之如錢糧冊籍釐毫絲忽之差可以卽行改正者無庸駁詰刑名案件明白顯易之事可以卽行完結者無庸提解多一番駁詰則多一番需索多一番提解則多一番拖累吏胥所深喜而小民所深苦也

後世條例日增上未知所守下未知所從一法不效輒更學仕遺規補編 卷四 策略錄抄
一法法之變未有已也則倣會典舊例勒爲全書以昭一代之制誠今日急務矣然非折衷於人心之所安則今之所謂畫一者未必非卽異日變更之端而求其簡要者適滋其繁縝也夫欲折衷於人心之所安則其心必至公公則能盡合好惡之正而不徇乎己私其心必至虛虛則能博訪利病之源而不執乎成見其心必至慎慎則能曲當乎事理而不忽其細微大小羣工各靖其心以佐議於下然後合古今之制而參之酌新舊之例而定之視前代法之善者何在則從而法其善其弊者何在則從而革其弊

舊例可從，則不妨舍新而從舊。新例苟善，則不妨置舊而從新。寬嚴必得其中也。緩急必揆其當也。詳略必審其宜也。見其利也而與之，而與利者或卽爲害之所伏，則無徒徇乎目前之利，見其弊也而去之，而去弊者或又爲弊之所生，則無徒徇乎去弊之名。如是，則所因者皆人心所欲因者也，所革者皆人心所欲革者也。行之一時，而一時安焉，行之萬世而萬世安焉，雖與周官相表裏可矣。又何患條例之日增而參差窒礙也哉。

朝廷屢下勸墾之令，而報墾者寥寥，非民之不願墾也，北

學仕遺規補編

卷四

策略彙抄

吳

方地土瘠薄，又荒熟不常。近山之地，沙土參半，遇雨方可耕種，稍旱卽成赤土。近水之區，水去則略有田形，水至則一片汪洋。一報開墾，轉盼六年起科。司農按籍奏銷，絲毫不得拖欠。有司執傳追比，時刻不可稽遲。所墾之地已枯爲石田，蕩爲波濤，而所報之糧一定而不可動。始而包賄，繼而逃亡，累有司之參罰責。里長之攤賠，所以小民視開墾爲畏途，甯聽其荒蕪而莫之顧也。且報墾之時，冊籍有費，駁查有費，牛種工本之外，復拮据以應誅求，非中等以上之家不能開墾。何怪乎報墾之寥寥哉？竊謂此等荒地，

原與額內地土不同，與其稽查太嚴，使民畏而不敢耕，何若稍假有司以便宜，使得以熟補荒。如該管內有額外新增之地，復荒者，聽有司查他處新墾地以補之。其荒糧卽與除免，無賠累之苦。無駁查之煩，民不畏墾之累，自無不踊躍於墾矣。其已墾成熟者，或更請寬至十年起科，使得償其牛種工本之費，然後責其上供，亦所以勸墾也。

近例報墾既緩起科之期，免零星之科，民自爭先報墾。惟屆起科之年，官司勘其實在成熟者起科，不拘原報之數，庶報墾者更無後累也。

學仕遺規補編

卷四

策略彙抄

三

欲民之富，在於墾田。欲田之墾，在興水利。北方土性燥烈，灌漑易涸，雖與南方不同，然使川澤流通，隨便灌漑，猶愈於聽其焦枯而莫之救也。竊觀古人溝洫之制，至精至密，故孔子謂大禹盡力乎溝洫，而周禮遂入匠人之職，備載其制。今一切置而不問，聽其自盈自涸，一遇旱澇，束手無策，何怪乎民生日蹙也。但古人溝洫之制，隨時修理，故不覺其煩費。今以久涇久塞之河道，一旦欲疏其壅而防其潰，工費浩繁，勢難卒辦。又當公私交困之時，州縣錢糧，一絲一忽，皆有款項，不敢擅動。民間十室九空，正供錢糧，尙

難完辦安有餘力以成此艱巨之事若不量時勢不計贏

紳驟然興舉其爲擾害必甚水旱

朝廷憫恤災荒州縣議蠲議賑所費錢糧不可勝數與其蠲賑於既荒之後何如講求水利於未荒之前宜通查所屬州縣水道何處宜疏通何處宜限防約長闊若干工費若干彙成畿輔水利書進呈

御覽請司農度錢糧之贏絀以次分年舉行永成萬世之利而不擾於民以一時言之雖不免於費以久遠言之比之蠲賑所省百倍或鼓舞官吏紳衿能開河道若干者作

學仕遺規補編

卷四

三

何優敘作何獎勵此亦一策也

國家安初附之人與安久附之人異安初附之人而其眾止於千百與安初附之人而其眾至於億萬又異何則久附之人止在有以真其居而初附之人則在有以謀其生初附之人而止於千百可聚可散而安之也易初附之人而至於億萬散之有不易散之勢聚之有不可聚之憂而其安之也難夫所附之人既眾則安之之法不當執一術惟善用其安之之術而不致以我之安之者反生彼之所不安亦不至以彼之所安者使其土著之不安斯則緩輯

之要也

其綏輯之術惟度其人量其地審其勢而無務爲一切之法而已則衆而爲兵之說可用也但聚之則當度其人之精銳與老弱以其精銳資于城之用勿以其老弱滋冗兵之累且減綠旗之冗耗者補以投誠之精銳者有增兵之利而無益饑之累斯兩得之道矣抑散而爲農之說可用也但散之則當量其地之邊與腹而處之腹地之閒曠如荆襄川陝之城勿處之沿海之邊地如閩廣兩浙之境使之知耕屯之可樂勿復知有風帆之故習斯永安之術矣

學仕遺規補編

卷四

三

抑令歸原籍之議可用也但歸其有可歸者勿歸其無可歸者使生於閩者歸閩然有生閩而閩無可歸者勿強之使閩生於粵者歸粵然有生粵而粵無可歸者勿強之使歸斯善全之策矣士大夫之相通於法也始於心之不正亦由於用之不足書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管子曰衣食足而禮義生大吏祿薄不足以給其費則思借法以自肥小吏俸微不能以養其家則恩干法以爲奸其罪可誅其情可憫人方戚戚不能保其生何由堅其禮義廉恥之心故法出而弊生令

下而詐起也。惟倣九經以重祿爲勸士之事，俾有以自給。而又禁其淫靡，定其車輿服飾之制，嚴其宮室飲食之節，勿使耗於無用。以士大夫皆無不足之憂，雖中才以下，固不奉公守法，竭力效忠於上。庶德教可行，人心可正，而治化可成也。故先之以養，繼之以教，動之以德，董之以法，四者缺一而能治者，未之有也。

士人雖無恆產，應有恆心。然至於寒餓交迫，朝不謀夕，亦有難於自立者。縱不敢恣情縱食，不能不刲方爲圓，所以國家有養廉之典。先儒見士大夫恆問生計，足否。

學仕遺規補編 卷四 漢略彙抄

墨

誥

今日爲寬嚴煩簡之說者，皆未得其要。故見周禮之委曲繁重，則以爲宜用煩。見太公之三月報政，則以爲宜用簡。見漢高三章之約，則以爲宜用寬。見諸葛嚴峻之治，則以爲宜用嚴。夫周公之治，周誠煩，然其閒豈無簡者存乎？太公之治，齊誠簡，然其閒豈無煩者存乎？漢高孔明，誠一以嚴而一以寬，然寬者豈無用嚴之處？嚴者豈無用寬之處乎？蓋寬嚴煩簡者，爲治之大體。因乎時者也。寬嚴並用，煩簡互施者，爲治之大要。隨乎事者也。謗得指其一二，而其

他可以類推焉。今日之宜詳者，莫大乎尊卑上下之差別。宜簡者，莫要乎簿書文移之虛名。宜寬者，在錢糧之註誤、詔獄之株連。宜嚴者，在吏胥之舞法。守令之貪汙，尊卑上下之辨，所以節淫侈定民志也。今胥隸得與搢紳同服，商賈得與公卿齊飾，而法制不立，將何所底止乎？宜命禮臣酌其差等，不厭精詳，務爲定式。庶貴賤不踰而朝廷之名器，足爲重於天下。此以詳爲貴者也。簿書文移，上下所憑，以爲信者也。然上之施於下，下之申於上者，非必其盡行也。以應故事而已。而徒使姦豪得借以爲資，而成其所欲，學仕遺規補編 卷四 漢略彙抄

之謨無踰於此。

虞周之養士也。教之於未用之日，策之於既用之後，直寬剛儻，使各協於中而止。戰國承春秋之末，士尚奇謀，而以凌鑠王侯爲事。其氣傲，西漢矯戰國之弊，辱儒慢士，使天下之士俯首而就功名。其氣懦，東漢矯西京之弊，崇獎高尚，使天下之士抗志而言名節。其氣激，晉魏又矯東漢之弊，賤禮法而崇情退。其氣放，方其弊也，惟恐其矯之不速，及其矯之而弊又甚於前。由是觀之，則善士習者與其矯之而愈遠於正，何如養之使漸歸於正也？與其矯之而愈

至，使天下之士抗志而言名節。其氣激，晉魏又矯東漢之弊，賤禮法而崇情退。其氣放，方其弊也，惟恐其矯之不速，及其矯之而弊又甚於前。由是觀之，則善士習者與其矯之而愈

也。抑其浮薄可也，阻其方正則不可。維之以勤懲，不可少也。養之以教化，更有益矣。

人材不患其壅滯也。天下之才無窮，而朝廷之官有限。以有限之官給無窮之才，前後相守，歷歲月而不能卽登庸者，勢也是。惟上之人有以鼓舞之，使已仕者樂於其職，而

學仕遺規補編 卷四 築築堂抄 義

不見有陞轉之難。未仕者安於在下，而不覺其選授之遲。上之人徐擇而用之，才愈多，則官益得人。用之愈遲，則天下之才益磨厲，而有以致於上。故鼓舞之道得，則雍滯之端泯。善用才者，患無以鼓舞之，不患無以疏通之也。

國家選法初授者，以考定先後爲序。陞遷者，以歷俸多寡爲序。一出於至公矣。乃出缺有限，選途日艱。宜執事鰥鶩之方，嚴者常進，依阿者常退，則士氣日振，士風日古，而禮義廉恥以勸懲，維之有餘矣。雖然，勸懲者可以維其外，未足維其內。天下之士，因勸懲而不變，雖能自納於禮義廉恥之中，而未必其心之所安也。則養之以勤懲，又不若養

之以教化，端極於上，而務崇正學，以風示天下。使士知中正之道，不可一日而離，相與勉爲忠厚，而恥爲浮薄，勉爲

進以守銓法之常而英流閒得超擢以登以通銓法之變天下之士將爭自磨厲以求赴上之意而不見有壅滯之形竊以爲凡今在籍候選之人宜令所在督撫每歲各以其職業考之舉其最者一人上送吏部使得越次而選而郡縣有司亦令督撫歲舉其最者一人使得越次而陞越次而選者一省不過歲一人既無礙於選法之常而英流

之士得以及鋒而用中才者亦將勉自砥礪而不至於委靡自棄選授之期雖遙而皆有旦夕可陞之望則不見其遙陞轉之途雖難而皆有旦夕可陞之望則不見其難如

學仕遺規補編 卷四 第四章

策略東抄

三

此尙何壅滯之足慮哉此所謂於循格之中行破格之典以鼓舞爲疏通者也

若夫就疏通言疏通則又有其道矣一曰入仕之途宜清也夫仕路之壅者以流品之太雜也自科目而外有任子又有例監有投誠有府史雜流此固朝廷所以廣用人之途不可偏廢也然其中豈無冒濫而當核者乎宜嚴其例使一才一藝皆得躋躍於功名而不至關餽俸之門一曰考課之典宜嚴也夫不肖者安於其位則賢才不得上升宜令督撫察所屬貪汙者不時糾參考課之時不特一二

等之擢者不得濫施卽平常留任者亦必奉身寡過有吏習民安之便而後使之久於其任一曰辟召之法宜參用也漢法長官得自辟曹掾一時文學才俊之士皆出其中宜倣其制令天下長官得辟有出身士人爲掾吏既可息姦猾之風而士之未就職者亦得少展其才此三者皆今日疏通銓政之道也

談吏治者舍錢穀刑名而講安民之術迂矣然置安民而止求全乎錢穀刑名恐民不得安而所謂錢穀刑名亦不可得而全也善爲吏者求錢穀刑名於安民之中不求錢

學仕遺規補編 卷四 第四章

美

穀刑名於安民之外故其始也見有民不見有錢穀刑名其繼也民治而錢穀刑名無一之不治矣然則課吏之法無他亦惟以民之安不安課其錢穀刑名而已今錢糧稽遲者有罰刑名失出者有罰此亦欲其就安民之中兼全乎錢穀刑名非欲其舍安民而止求錢穀刑名也奉行者不察止願錢穀不問民力止願刑名不哀民命苟可以合考成之條則庶民膏而不惜苟可以免降謫之科則致民枉而不悔此甚非所以奉宣朝廷德意而致天下於治平之域者也

夫治必隨時而變法必因弊而革向者明季之吏治弊在

徇名而忘實爲吏者借安民之名而置錢穀刑名於不道

究之錢穀日耗刑名日弛而民愈不得安國家立法不得

不重錢穀刑名

所以求安民之實效而無溺平安民之虛

名也今之吏治弊在徇末而忘本爲吏者以錢穀刑名之

故而日困其民究之民困於錢穀而錢穀愈不可治民困

於刑名而刑名愈不可治故今之立法又不得不重在安

民重在安民者所以正錢穀刑名之源而無徇平錢穀刑

名之流也則所以稽吏治能否而合於古之所謂察吏者

學仕遺規補編

卷四

策略

者一舉而振之耳

反覆推論總見得錢穀刑名無非爲安民起見安民正

錢穀刑名之實政得則均得不愧循吏矣

明代靖難之事無異建成元吉之事召子不以貞觀之治而輕恕於太宗則亦不能以永樂之治而曲諱於成祖雖

瑕瑜不掩可也曹石之事無異五王之事然五王以行權

而再造夫唐室曹石以行權而啟釁於明時雖謂之無功

有過可也以興獻爲異於濮園可也而入廟稱宗則已過

以國本而阻其並封可也而語侵官禁則已誣三案之興

學仕遺規補編

卷四

策略

日衰人心日漓洙泗濂洛之說不信於天下而浮文以誇於世者多也。

於對策中議論史事暢所欲言足徵經史實學○稼書先生說書講義爲學者宗仰官止縣令卒於御史未竟設施或疑其長於講學而不長於論治今閱其鄉會試文策及論述居今師古援古證今無非經史精液不事藻采總歸平實其令靈壽嘉定民政績御史風裁至今卓乎可傳猶是策文中所已言毋謂策文不可見實學舉業不可得真材也。

學仕遺規補編

卷四 策略

抄

空

熊伯龍

字次侯湖廣漢陽人順治己丑榜眼官至內閣學士

治天下而不察郡縣之吏求其致太平難矣置御史監諸郡自秦始然吏治近古莫如漢旣設部刺史以六條問事刺史居部九載稱職者舉爲守相其初固以下大夫臨二千石中閒或謂輕重不相準更爲州牧卒從朱博之議以爲秩卑加賞咸樂功勸進而置刺史如故及八使分巡刺史有罪亦得奏聞權更重矣明之各省按察比古刺史而秩過之其舉劾專達終不敢望御史而御史考滿則或參於藩臬或出爲太守蓋猶然舉爲守相之遺意焉古之以

遣使爲下策者惟蘇文忠言最痛蓋有激於當時四十餘輩興利之使而非今之察吏比也。

官方淆雜由來者漸每念古人無失名譽之苦問濂洛中之事竊歎爲吏之難也意者吏信紀綱察吏者信誅賞則雖仍是官仍是人而未嘗不效而不然者人心風俗如故胥更格例如故而皇上易一大吏遂大異於前者之爲矣自古明聖未有廢刑而治者肉刑始於蚩尤歷數代聖人因之不能廢至漢乃除有虞氏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不犯諸葛武侯以蜀刑不肅爲戒而欲威之以法寬嚴

學仕遺規補編

卷四 策略

抄

空

之異時勢使然也一律令也劉向引古之議事以制則以

鑄書讖儒

鄭子產

鄭昌懼後之政衰聽忘則以刪定啟漢一

贖金也唐虞好生而施之鞭朴何其慎穆王嬖悔而並及五刑何其寬一赦宥也肆赦著於典文不以爲惠姦而賊良委轡喻於管子則憂其小利而大害是蓋古今異宜而輕重殊勢不可以一定論也。

路溫舒之上書緩刑也惟於治獄之吏歎息痛恨者三焉無亦有定者法無定者人峻深故之誅厚雪冤之賞則五刑雖設而不用晉劉頌有云君臣之分各有所司主者守

文大臣繹滯人主權斷是又言職有不同而權自上操者也

馬世俊

字章民江南溧陽人順治辛丑狀元官翰林修撰

古來全盛之時不可以數遇往往弊之所伏卽伏於其盛

賈誼之策陸贊之議蘇軾之對皆能舉一代之治而斷其何以治何以亂何以治而不亂何以亂而復治蓋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才以應之也

古者人才既用而嘗有未用者存於既用之外故尚書曰有三宅有三俊而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今天下嚴野

學仕遺規補編

卷四策略錄物

奎

川澤之中其隱然備公輔之器者誰耶泛然而取之泛然而應之又泛然而任之取之者不知其何以取應之者不知其何以應任之者不知其何以任欲兵則兵欲刑則刑欲錢穀則錢穀古之聖人一人止任一事者今則以庸人兼之而有餘古之聖人終身不易其官者今則一旦應之而亦無不足是亦理之所難信也

嘗見敗壞風俗之事多自卿大夫開之而後愚民從而效之靖俗之謀所宜重講如巫風淫風有一於身家必敗士大夫多爲淫靡無益之事媿惑愚民而後歌兒舞女之裝

寶馬畫船之飾採丸跳劍之伙刺猴刻楮之巧靡所不至甚且富者必有術以求其貴貴者必有術以求其富聖人馭富馭貴之權皆無所施習爲固然而欲風俗樸厚教化興起不可得也

處今日而欲如古者遂人治兵之法斬長旗鼓之節藏兵於民則誠迂然必使兵與民習民與兵習有事兵勇於鬪民亦有自護其田疇廬井之心此不戰而自勝也今則兵之所輕者民之所畏者兵一旦有事則民自爲民兵自爲兵天下未有民自爲民兵自爲兵而能久安長治者也

學仕遺規補編

卷四策略錄物

奎

宋藝祖留意賞罰平蜀之役賞曹彬而罰全斌夫亦賞其與民相安罰其與民相擾者而已矣行閒之功罪以此定之可也

國家治本不外紀綱法度司馬相如曰風軌簡易易遵也湛恩龐鴻易豐也垂統理順易則也憲度著明易繼也嘗取歷代之典章而考之其可得而損益者不過質文異其尚隆殺異其制寬猛競練異其用耳其紀綱法度不可得而損益也紀綱法度治則吏治以肅民俗以清文德於焉誠歎武功於焉赫濯創之有其基而守之亦有其漸紀綱

法度亂則吏治以乖民俗以壞文德傷於優游武功失於爭競創不可以憲後而守亦不可以承前故曰紀綱法度者不可得而損益也

繆彤字念齋江蘇吳縣人康熙丁未狀元官翰林侍講

百姓之苦於有司之剥削也下吏之苦於大吏之誅求也大吏之取於小吏必飾其名曰公費不知藏之私橐

廉潔之風者此也

韓菼字慕廬江蘇長洲人康熙癸丑會試官至禮部侍郎贈尚書諡文懿

之中者爲公乎爲私乎有司之取於百姓者飾其名曰樂輸不知得之敲朴之下者爲樂乎爲怨乎臣恐雖文致其辭而終無以掩人之耳目也於是一田之入而有兩田之上

世刑獄之弊多在駁察苛於前而參奏墮其後也古之治獄者蓋使之議論輕重慎測淺深寬然得盡其心焉今自臬司上讞毋論或重或輕必以駁察爲例有司苦於其

學仕遺規補編

卷四 第略葉抄

庚

出使吾民曾不得賣絲而糶穀焉一定之稅而有無定之徵使吾民曾不得聚廬而托處焉未耜方思東作而輸將不待西成使吾民曾不得水耕而火耨焉貪吏之弊一至於此民生安得不日困也

懲貪之法不可不嚴然懲其吏之小者不若懲其吏之大者夫大吏之貪不止賦斂無度已也其位愈尊其害愈大

其害愈大而人愈不敢言卽有不畏強禦之臣出力而排之不過舉其大概而不能悉其實也莫如訪其貪之最者而懲之彼貪冒無恥止爲家室妻子計耳以今日居官之

所爲爲後日平居之所樂何憚而不爲之惟行漢世懲貪之法宋人禁錮貪吏之制彼又何利而爲此耶此非過於刻覈也蓋除吏之蠹也去民之害也殺一二人而天下皆生也是天下之至仁也仁以擇吏則澄清吏治而可以致廉潔之風者此也

上之苛刻繖縷也乃逆窺意指之所向而文致罪人之辭以求一當究之出於罪人之供者實非出諸其人之口者也而上下文移公名爲妥招夫招而曰妥是徒幸免駁察而不顧生民之命者矣宜少寬假臬司之參駁而第慎擇其人以寄一方之民命則庶乎其可也

夫常平之設多屬虛文賑濟之恩奉行不實今日欲行古者遇人委積之法則迂頻下賑濟之令亦難爲繼倣古者平糶之制又恐有結糶俵糶括糶之弊若一恃於常平則出納斂散之不時蓄積之不實亦既見之矣今日惟社倉

之法猶可行也誠各委一方之守令俾請其鄉之耆宿有才德者勸民量輸其粟而時斂之而時出之少加其息以償腐耗其行之也以鄰鄙而不以縣其上之也以鄉人士君子而不以官其勸之也以忠厚惻怛而不以督責苛急於以禦凶荒也其庶幾乎

朱子有言世有二弊有法弊有時弊法弊可救之以法時弊必變之以心今百僚師師庶事具舉然或畏罪之念重則踴躍之意輕功名之慮深則忠愛之請薄推委瞻徇之情多則公忠任事之氣少是宜推忠信以輔之寬文法以學仕遺規補編卷四策略策抄三

優之破資格以異之豐祿餉以勸之崇尚聖賢之實學以砥其禮義廉恥之防試以當世要務以觀其經理才幹之實漸摩陶冶淬厲鼓舞自可致得人之慶矣

萬松齡字星鐘江南宜興人乾隆丙辰舉博學鴻詞官翰林編修

自古名臣之進說於君者其大指所在要惟欲其君涵養德性以爲出治之本詳平政體以爲致治之方而已三代而降急於言事功而緩於言性道此孔子所以小管仲之器而荀孟不得並稱也

管子之言三本曰德蓄位功當祿能當官猶有古官人之

意焉而其言六務必以節用爲先亦不謬於食時用禮之所爲宜求其端於天王者奉天以從事亦宜任德教而不任刑其言粹然一本於王道而矯戰國功利之習故後世

孟氏既沒董仲舒三策爲能獨見其人而其立說謂王者

所爲宜求其端於天王者奉天以從事亦宜任德教而不任刑其言粹然一本於王道而矯戰國功利之習故後世

醇儒必以江都爲稱首

鼂錯本學中商刑名故上書以知術數爲先及選賢良學仕遺規補編卷四策略策抄三

所對三策以五帝三王五霸並論而其意指所向惟欲以霸術輔其君此則董子之所羞稱也

嚴安徐樂皆上書言世務樂意在修德瓦解土崩之喻足爲千古炯戒安意在挾擊而制度以防淫使貧富不相耀

以和其心猶有一道德同風俗之意焉

崔實所著政論指切時要而仲長統稱之苟悅作申鑒五篇有曰道之本仁義而已五典以經之羣籍以緯之又曰爲政先屏四患乃崇五政皆淺學所弗能道誠有足採者焉

伊川有言曰當世之務所尤先者三立志也責任也求賢而三者之中復以立志爲本紫陽封事有曰天下之大本心也其說雖平易無奇而舉變稷契之臣伊萊周召之相所以致君於堯舜禹湯文武者舉不越此惟董江都正心以正朝廷之一言深有合焉此程朱所以直接孔孟之傳也彼管荀者霸佐才耳何足語於此哉歐陽子云三代而上禮樂政治合於一知禮樂之外無政治亦可知德性之外無事功矣

學仕遺規補編

卷四 策略

究

學仕遺規補編

跋

叔父纂輯五種遺規命子姪輩同司編校冀其多識嘉言善行以爲淑身淑世之具也今鍾理鍾琛游厯仕途出膺民社按之世事人情官常民瘼覺前此猶視爲紙上空談者今則益覺切近可見施行矣叔父以前刻尚有未錄者不能割愛學仕訓俗二種皆有補編而學仕遺規補編一卷更爲奉職金鑑手此一編卽仕卽學庶無負長者之期勉云姪鍾琛謹識

是書爲桂林陳文恭公所輯內分五種曰養正遺規則訓
迪蒙童之具也曰教女遺規則古者姆教之規範也曰訓
俗遺規則勸民息訟安生以敦風俗也曰從政遺規則律
己治人冰淵警惕之遺意也至晚年又采輯名人緒論凡
有涉於教化俗居官臨民之法者取先師仕優則學學
優則仕之義名曰學仕遺規夫人未有生而聖賢者自幼
學以迄壯行苟非時納於軌範之中卽未免踰閑蕩檢然
苟高談性命而無實事以見諸行爲則窮其弊端必致鄰
於清淨虛無之說公之斯集雖不脫宋人語錄氣然苟得

五種遺規

奉爲圭臬凡事身體力行則修齊治平之規端不外此謂
非吾人所當書紳以佩者哉適公款中積有餘資因取原
本重付手民旣告成敬跋數語於後旣以自勉亦勉人也
光緒十九年癸巳季冬之月振華堂同人謹跋

卷之三

此皆謂之爲人也。故曰：「仁者，人也。」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二

水經注卷之二十一

卷之三

行方三集

林文忠公集卷之三